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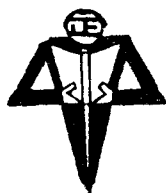


趙清閣編著

# 春戀

正中書局印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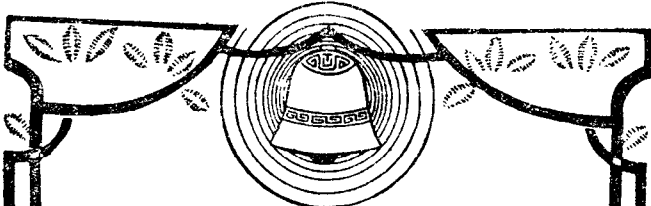


戀 春

著 編 閣 清 趙



行 印 局 書 中 正

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

春戀

全一册 定價金圓券肆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著者 趙清閣

發行人 蔣志澄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2438)

校整：武衡

滬·本

2/1

# 春 戀

(四幕悲劇)

時間：

第一幕——民國二十八年秋季某日

第二幕——一月後的一天

第三幕——第二幕的同日

第四幕——又一個半月後

地點：

第一幕——上海霞飛醫院院長辦公室

第二幕——上海霞飛醫院診察室

第三幕——同第一幕

第四幕——同第二幕

人物：

賈曼玲——二十七歲。端莊大方，溫文秀雅。性格恬靜，柔順。心地良善，純真。生得美麗嫵媚，兩條濃眉下罩着一雙黑黝黝的大眼，閃着青春的光焰，也流露出些許的憂鬱。

高維克——五十一歲。賈曼玲的丈夫。是一位著名神經系的外科醫生。服務國內醫學界多年，能力學識俱甚優長。爲人冷靜有涵養，仁愛，熱誠。性情固執，剛強。因忠于醫道，辛勤工作，不遺餘力，遂積勞成疾，顯得肌瘦面黃。髮灰白，留一撮短鬚。背微僵僵，顯得蒼老衰弱。也許因爲不太健康的原故，有時不免容易煩躁。

薛思里——二十四歲。坦白，純真，熱情，勇敢。他是一個大學生，激于愛國心，遂投筆從戎。他的相貌英俊漂亮，是一個生氣勃勃之青年。賈曼玲的表弟。

夏雨沙——三十多歲。忠厚，沈毅。健壯，魁偉。高維克的學生，也是高維克最得力最信任的助手。

甘醫生——三十五歲。外科醫生。

馬小姐——二十多歲。護士。

李排長——二十多歲。受傷的軍官。

阿四——三十多歲。侍役。

## 第一幕

時間：民國二十八年秋

地點：上海霞飛醫院院長辦公室

人物：賈曼玲

高維克

夏雨沙

阿四

薛思里

佈景：舞台正面上首爲出入門。左面下首爲通休息室門。右面下首爲通診察室門，左上首斜置大寫字台，台上陳設文具，及電話機。右上首置同樣的寫字台，台上陳設文具及打字機。室中置沙發一套。小茶几上置茶具並花瓶，插秋菊數枝。

開幕：打字機「軋軋」地響個不住，賈曼玲正伏首寫字台忙于工作。高維克在寫着什麼，時而托腮撫鬚沈思，時而仰望賈曼玲，臉上又是喜悅，又是不安，顯示很煩亂的樣子。忽然站起來背着手踱步，步勢沈重而錯亂，說明了他心中複雜的情緒。

高（衣藏青色哩噉西裝。蹣跚少頃，似有隱衷，走向賈曼玲，陰鬱地。）曼玲！

賈（衣襟紅色呢夾旗袍。昂首微笑地應着。）嗯！

高（欲言又止，急轉身，仍舊徘徊，更不安地。）……

賈（很理解對方心情，並不驚奇，溫柔而憐愛地。）怎麼，累了嗎？維克！歇會兒吧！

高（不自然的搖頭。）沒什麼，沒什麼。

賈（早晨表弟來電話，說今天要來看咱們。）

高（不大耐煩地。）誰？

賈（薛思里表弟呀。）

高（冷冷地邊走邊說。）你好像很歡迎他來？

賈（不應該嗎？你想他既是英勇的戰士，又是咱們的至親。無論爲了國家，爲了私誼，咱

們似乎都應該歡迎他。維克，你難道不愛我的表弟嗎？

高（我愛他，對他好像也沒有什麼用處。）

賈（站起來走向高維克）不，維克，你愛他，他會感到溫暖的。他是我在上海唯一的親

戚，分別了五六年，今天好容易又見着了，人情上我們不能太冷淡他。況且過去我在

北平的時候，舅父待我是那樣的好。

高（有些嫉妬。）我知道，曼玲！我並沒有冷淡他的意思。

賈（稍微不高興，回到寫字台前坐下。）但你每次提起他都好像不大耐煩似的。



高（一時回答不出，頓了頓，涵養地笑了笑。）這是你太多心，曼玲！我因為近來事情太忙，所以有些煩躁。你平時最體恤我的，爲什麼今天偏偏要跟我找齷扭呢？噢！曼玲，原諒我些兒吧！當我是一條不中用了的老狗，爲了忠于你；忠于咱們的國家；我想多替你做點事；多替國家效點勞；因此我才把這所私人醫院改爲後方重傷醫院。這程子辦理結束舊的帳目；以及籌劃新的工作；我已經累得快喘不過氣來了！

賈（感動地跑過來抱住高維克。）可愛的維克，你實在太辛苦了！

高（苦笑。）曼，難道我這樣，只能換取你的「可憐」嗎？

賈不。我更愛你了！

高（吻吻賈曼玲的額。）善良的孩子！

（這時夏雨沙拿着一束帳簿上。）

夏（西裝，單白外衣。）老師，這是上禮拜藥房的結算的帳目。（說着把帳簿放在高維克的面前，拘謹地佇立一旁。）

高唔！（坐下去，翻閱着。忽然目光停留在一頁上，不快地。）怎麼，這一張發票存根和帳簿上的入帳不符呢？

夏（急趨前觀看。）不符？恐怕是開發票的人寫錯了吧？

高（氣。）你怎麼知道是開發票的人寫錯了，又怎麼知道不是記帳的人從中措了油？

夏（畏怯地。）我想，他不敢。記帳的吳先生是一位挺老實的人。

高然而事實上這一筆帳，確是相差五十塊錢呀。

夏那麼讓我去叫吳先生再仔細查查看。

賈對了，再叫吳先生仔細查查看吧。

高（肯定地。）不管怎樣，吳先生應該負責。

夏當然！當然！

（阿四上。）

阿有一位薛先生要見院長同太太。

賈（忙站起出迎。）啊，是表弟來了，維克！

（薛思里已經跳躍而來。）

薛表姐！（熱情的緊握賈手，又向夏雨沙招呼。）夏大夫，您瞧，雖然咱們才只見過一

面，可我已記住了您是夏大夫！（說罷轉身走向高維克笑嘻嘻地。）我的老大哥，你怎麼總是這樣忙呀？

高（瞥見薛思里和賈曼玲親熱的情形，不免嫉妬，勉強鎮靜地欠身和薛握手。）近來過得挺好吧？前方又打勝了仗嗎？瞧你這份興奮。

薛（並不介意，恬然地坐到沙發上，輕鬆地吁一口氣。）嗨，個人倒沒什麼好。不過在

前方確是打了幾次小勝仗。前些天我們收復了楊樹浦海軍碼頭和八字橋以後，因為軍事佔了優勢，接着又向日軍的虹口司令部進攻，敵人逐步自動地潰退。這一役，不但振奮了我們的士氣，而且保證了上海的安全。

（阿四與衆人斟茶後下。這時夏雨沙拿起帳簿預備走。）

高（冷靜而沈鬱地。）雨沙，去告訴大家，我這所私人醫院從明天起，就正式改爲後方重傷醫院了。藥房和普通門診處，一律暫時停止營業。我高維克今後願爲國家盡點義務，我的財產也只能貢獻給國家，可不能任他們隨意的揩油。（說罷把帳簿交給夏雨沙。）

夏是，我就去告訴大家。（拿起帳簿向薛思里。）薛先生，您請坐吧，我還有點事要去辦辦，少陪了。

薛請便，夏大夫！不必客氣。

（夏雨沙匆匆下。）

高（離開寫字台，坐薛思里旁自語。）簡直豈有此理！

薛怎麼，維克，你真的把這所醫院改爲重傷醫院了？

高我還開玩笑不成？我人老了，不能從軍作戰，當然只有替從軍作戰的將士們效點微勞了。不然，既對不起國家，也對不起你這位投筆從戎的表弟！（語帶譏諷。）

薛（認真地。）這樣說，我倒要代表我們作戰的弟兄們向你致敬了！（說罷果然行了個軍禮。）

高（微笑。）這也是我作國民應盡的責任，用不着客氣。

賈（還一直關心着剛才薛思里所談的戰事，所以禁不住插嘴問着。）表弟，聽你剛才談到關於戰事的情形，似乎很樂觀？

薛 怎麼，難道你不相信？你悲觀嗎？表姐！

高（冷冷地。）據我看，也實在沒什麼可樂觀的。自從蘆溝橋戰事發生以來，不過一個多月光景先後就失陷北平，天津。如今敵人又在繼續進攻保定，萬一保定再守不住，下去，山東，河南全要危險！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國家前途不堪設想。

薛（沈下臉，嚴肅地。）維克！你剛才不是還說把你的醫院貢獻給抗戰嗎？這就證明你是希望中國不亡！那麼，你爲什麼又沒有必勝的信念呢？告訴你，偉大的中華民族，絕不會輕易被一種橫強無道的侵略所消滅。所以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大些，看遠些，不可僅計較于目前土地的得失，須知道我們今天並不是閃電式的戰略，而是持久抗鬪的戰略，也就是以時間征服空間的戰略。維克，請儘管放心好了。戰爭不過開頭，只要我們堅定抗戰到底的決心，最後勝利終是我們的。

高（沈着冷靜地。）嘻嘻，思里！我老雖然老了，可究竟不比小孩子，或不識字的人。

所以我知道的也許比你知道的更多些。

薛（不服地。）也許。但那是屬於別的方面，關於軍事，不見得你知道的比我多。由於你剛才所講的話看來，至少你對我們這次作戰的力量還不十分明瞭。所以我要向你解釋一下。

高（辯駁着。）我不明瞭嗎？喔，思里，你太驕傲了！老實講，我不但「明瞭」，而且明瞭得透澈！只是我不願跟人家一樣，專愛發些淺薄的議論，唱些虛偽的高調罷了！

薛（不可容忍地站起來。）想不到你竟然認爲我在唱「高調」！照你這樣說，那麼中國根本就不應該抗戰的啦？橫豎是要失敗的，倒不如索興投降好了？

高 別誤會，老弟！我的意思是：儘可以一面沈着抗戰，一面還得積極充實力量。光憑着一股子熱血，滿口的空論是不行的。

賈（忙折衷地。）維克的話也有道理。表弟，你們年青人總是火氣大，說話，作事都愛誇張。自然，中國若沒有你們這一羣熱血的新生力軍，恐怕也早亡了！

高（嫉妬地。）嗯！中國確是需要年青的新生力軍支持，至於那些年老的廢物們，除了消耗糧食以外，半點用處也沒有。（站起來陰鬱地踱着，臉色很難看。）

（賈曼玲和薛思里交換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眼光。）

薛（走向賈曼玲。）表姐，姑媽近來有信嗎？

賈 沒有信，你們府上呢？

薛 爸爸也到南京去了，已經很久沒有接到他老人家的信了。

賈 希望舅舅能來上海玩玩。我有六七年不見他老人家了。

薛 （天真地坐到賈曼玲的沙發靠背上。）可不是嗎？自從六年前，你離開北平到上海以後，就再沒有去過。我要不是這次戰事發生，出來從軍，恐怕也不能見到你哩！

賈 你現在已經習慣了軍隊生活嗎？

薛 早習慣了。起初長官怕我吃不消苦，叫我擔任一名軍佐，沒多久我就請求實際參戰，從小兵升到排長，不算容易。這便證明了我打仗的能力還不太糟。至少不怕死的精神有。有人說知識份子不能上前線，我簡直覺得是一種侮辱。

賈 都能像你這樣子就好了。

薛 相反地現在我倒不習慣於安適和享樂的生活了。噢，表姐，近來上海還是歌舞昇平，我也真佩服那羣能夠醉生夢死的人，他們彷彿和中國沒有關係似的。

賈 可不是嗎？一天敵人的槍尖不瞄準他們的胸口，一天他們不會覺悟的。

薛 嗨，中國就糟在這羣冷血動物的身上了！

高 （一直不耐煩地傾聽着，幾次要想開口阻止，均未遂。終於再也忍不住了，便很嚴肅地。）曼玲，我想，無論如何你應該在今天把那些藥方請給我打出來，因為我急於要

編彙的。

買 好吧。(連忙走向寫字台前坐下。)對不起，表弟，我們現在不能陪你多談。因爲今天一定要把許多事情辦個結束，所以忙的很，你先一個人看看報紙吧。

薛 沒關係，表姐。(從茶几底下拿一份報閱覽。)

(夏雨沙上。)

夏 老師，吳先生說：那一筆帳只有把上個禮拜的進款拿出來對對就可以證明了。

高 胡說！上禮拜的進款不是早用了，買器具了嗎？

夏 (爲難地。)那裏只好叫吳先生賠償了。

高 像吳先生這樣糊塗，怎麼可以負責會計職務呢？按理，管帳的人是不容許弄錯一分一釐的，這次算我倒霉，下次請他細心一點兒。

夏 是。噢，老師，外面有一位患急性肋膜炎的婦人，請您給她看看。

高 我不是已經登報聲明，停止普通門診了嗎？

夏 她說：報上登着說明天起停止普通門診，所以特地今天趕來的。

高 可是今天我還有許多事情要辦呀！告訴他另外去找醫生，我忙不過來。

夏 我也是這麼拒絕來着，但她苦苦哀求，看着也怪可憐的。

買 那麼，雨沙，你就去替她檢查檢查吧。人家既然專誠來了，又是患的急性肋膜炎，怎

好見死不救呢？

夏 可……可是，她一定要請老師……。

高 （不待夏說完，煩躁地。）得！得！我去，我去！你們只知道體恤別人，就從來不曾體恤過我。（向夏雨沙吩咐。）叫她在診察室等我。

夏 是！（匆匆下。）

高 （至寫字台前整理工作，一面嘟嚕着。）簡直逼壞人！逼壞人！

薛 其實，你可以多請幾位助手幫忙，普通門診還應當保留，因為這樣不但救了傷兵，而且救了老百姓。

高 說的倒容易，我的精力也得夠應付呀！至於請助手，還不是要我自己操心？

薛 這樣講，你的確也不能夠太操勞了。我這次看見你，覺得你的身體已經不如前些時。

高 （傷了自尊，不服地。）那里我的身體一直挺好！（說罷走進診察室。忽又退回。）

記好，曼玲！你的工作必須在今天上午完成。（隨後關上門去了。）

賈 嗨！（看着高維克去後，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。）

薛 （站起納悶地躡着。）明明他不健康，所以對一切的看法也不健康，但他還要掩飾，強辯！曼玲，（趨前。）我常常想，像你這種生活，是不是快活呢？

賈 （照舊伏首工作，機械地回答。）很快活。



薛 不，我絕不信。你是在撒謊，我看，你一點也不會快活。

賈（仰首笑了笑。）你錯了，表弟！我一點也沒有「不快活」。這並不是撒謊。你想，我成天忙着幫助維克幹這種神聖的醫務工作，有什麼理由不快活呢？特別是以後，我也算間接地參加了抗戰，我將更快活起來了！表弟，你說不是嗎？

薛 是的。就爲了那「神聖的醫務工作」，才把你「忙」得忘記了不快活！不過，曼玲！假如有一天你沒有工作了；你不再忙了；也就是說你的大夫停止醫業了；我們的國家也結束戰爭了；那時候，難道你還能像今天這樣：麻痺地欺騙着自己；瞞哄着別人；硬裝快活，硬忍受不快活嗎？

賈（似被刺激，勉強壓抑着內心的苦痛，沈鬱地。）我沒想那麼多，那麼遠。但是，你應該想得更多些，遠些。

薛（嚴肅地。）表弟，請你不要談這類的話。

賈 我知道你同維克，無論從那方面講，都不是合理的配偶，只是一種牽強的結合。因此明明沒有幸福，你却偏偏捏造幸福，明明並不快活，你却冒充快活。這樣，你不但委屈你自己，也委屈了維克。本來，我不應當講這些話來，撩起你的煩惱，好像有意戳穿你的紙燈籠，而陷你於黑暗的深淵一樣。但是我實在不願看着你長此下去。曼玲，這無異是你自殺，又要殺人？

賈（不以爲然。）「殺人」？嘻嘻！說我「自殺」，我倒還可勉強承認，說我殺人我就不明白了！

薛 曼玲，當真你是不明白嗎？你沒有看出維克已經爲了你們生命上的懸殊，快愛懼得要瘋狂了！

賈（已工作完畢，送到高維克寫字台上。邊走邊說。）那是他自己的事。

薛 可是你有責任！曼玲，同時爲了你這種不合理的犧牲，也快使我痛苦死了！噯，曼，我求你別再這樣下去！你應該自救，救人！曼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拿出勇氣來，說你還愛我，還像六年前一樣的愛我！

賈（回到原位坐下照樣工作。冷靜而鄭重地。）我不能，思里，我不能那麼自私！

薛 可是，曼，我愛你！儘管你瞞着我嫁了維克，我還像六年以前一樣的愛你！只要我不死，我永遠都是愛你的。

賈（控制愛情，勉強鎮定地。）那又是你自己的事。但我並不希望你這樣。

薛 不，我也知道你仍舊是愛我的！你的眼睛告訴我：你心裏的矛盾。

賈 卽如我矛盾過，但那只是偶然的。我會用理智克服這「矛盾」。

薛（情急地趨前。）我不懂！一個人爲什麼要故意虐待自己的情感？難道你就不愛你的青春？

賈（苦笑。）「青春」。嘻嘻，我的青春早沒有了！

薛 不，曼！你的青春還茂盛着哩！你應該好好珍貴它，不應該白白讓它消耗在一個陰鬱的環境裏！

賈（嘆息。）嗨！自從我答應了我的父親，決定嫁維克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好像把一切都交給了他！我不再吝惜什麼，也不再愛什麼了，只知道忠實維克；忠實維克變成了我的天職。

薛 說起你嫁維克，當時不過因為姑夫和維克是同道好友的原故，體恤維克中年孤獨，所以叫你去陪伴維克。其實也就是把你當作他們之間的紀念品罷了。像這種不合理的撮合，想不到你竟然甘於接受。在正面，表現了你孝順的犧牲；反面，却證明了你懦弱的服從。根據我的觀察，你並不愛維克，你只是尊敬他，可憐他。

賈 再說，父親死後，家中一貧如洗，也全虧了維克的幫助。

薛 那麼，同時又是你自己把自己當作了酬報的禮物。

賈（刺激，煩惱地站起來。）夠了，夠了，思里！不要再講下去了！

薛（怨尤地。）一個時代的女性，一個二十世紀的新青年，居然還保留着封建的思想，聽從父母之命，嫁給一個並不愛的男人，勉強安于並不幸福的生活。

賈（坐沙發上負氣地。）我嫁給他是我甘心情願。我愛他，我就感覺幸福！

薛（激動地爭辯。）你虛偽，曼玲！你一點也瞞不了我。

賈（轉爲寧靜。）況且維克是一個德高望重的大醫學家，爲了他是中國的人才，我應該愛他。所以，思里，我不願你再談這件事，我的意思……。

薛（不待賈曼玲說完，緊接着。）你的意思：決定跟他過下去了！因爲他是你心目中的了一個了不起的人物，你崇拜他，你的虛榮觀念支持了你的理智！可是，曼玲，你忘了六年前你也曾經愛過一個並不「了不起」的人物呀？

賈（痛苦。）噉，思里！我實在沒預備又和你談起過去的事，既然談了，那麼我請你不要全怪我，也怪一怪你自己才公平！

薛 爲什麼？

賈 你想，如果六年前你就這樣的勇敢，這樣的熱情，你不是可以不讓我離開北平嗎？

薛 可是，六年前我還太年青，我作夢也沒有想到：你一離開北平就是我們戀愛的結束！（感傷的匍匐在賈曼玲的膝前。）

賈（感動地撫着薛思里的髮。）既然結束了，我們就只好保留着一個記憶，各自安命。薛，我又找到了你，所以我一定要使你再回到我的身邊來！曼，答應我！

賈（矛盾，痛苦，惶惑，不安。終於毅然地克制了感情，掙脫薛思里，疾步走向出入門前。）……

薛曼！（追過去。）答應我呀！

賈我，我難過！（禁不住黯然泣下，悲切地捧住頭。）

薛（不可遏止地驀地扑過去抱住賈曼玲。）曼，你真忍心嗎？你體念他是國家人才，爲什麼你就不想我正在爲着神聖的民族抗戰努力呢？

賈也正因爲想到你正爲神聖的民族抗戰努力，所以我的良心才不許可我牽制你的感情，挫傷你的勇氣，而使你不能安心去和敵人奮鬪！噯，思里！我願鼓勵你堅強的擔負起抗戰的使命，我也願幫助維克今天的事業！你和維克都是貢獻給了國家的人才，我對你們任何一個都不忍有絲毫的傷害。懂嗎？思里，這就是我愛他，也愛你的心情。

薛我懂，曼！我不會辜負你，爲了國家，爲了你，我死在戰場上都情願！但是只要你能給我一個希望，就是等到我打完了仗，你必須再回到我的身邊，永遠地，永遠地不再離開我。（說罷，眼裏閃着乞求的光。）

賈假如，我答應你這麼辦，你想那時候維克會怎樣？我們將把他置於何地？

薛維克應該知道怎樣處理他自己。他可以退避到一邊去消磨他的有限的歲月，他應該明白你愛我在先，我愛你在先，你嫁給他只是不得已。

賈那時候社會將要怎樣的議論我們呢？那時候我還能夠安於現實的生活嗎？我會不愛你了，我會恨你！思里，冷靜一點吧！

薛（氣！妬！憤然走開。）總之，你甘願作一個封建意識的俘虜！

賈 噢，不要小孩子氣！聽我的話，冷靜一點！我承認我的感情已經世故了，但我否認這就是「封建意識」！

薛（沒有話說，傷心地捧住頭坐在沙發上。）……

（這時高維克從診察室走出來，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賈曼玲和薛思里，然後坐到寫字台前。）

賈（忙走過去，溫情地。）檢查完了嗎？怎麼費這許久的時間？

高（疲憊地。）替病人檢查了，證實確是肋膜炎，必須施用手術，因此又得讓她住院。

賈（看看手錶。）快十二點了，你同表弟一道回去吧。

高 你的工作不是也完了嗎？

賈 完了。不過我還有點別的事情要遲走一步。（說罷走向薛思里。）表弟，我們家裏有很好的葡萄酒，等吃中飯的時候陪你喝幾杯。

薛（不經意地。）唔！

高（站起來伸伸懶腰。）思里，今天是請假出來的嗎？

薛（冷冷地。）是的。因為我們這一連弟兄一個多月以來，太辛苦了，傷亡也太大了，所以把我們調到後方整理。長官特別給了我兩天假。

賈 好極啦！今天晚上我們可以看看電影去，我已經有很多日子沒有玩兒了。

薛（憂鬱地看了看賈曼玲。）不，我想下午就回去。

賈（顯出不安的神氣。）爲什麼？既然你有兩天的假，何必又急急回去呢？

高 玩兒一天吧，大家見一次面也不容易。（說罷拍拍薛思里，向外走。）

薛 ……（不知所云，兩眶含着辛酸的淚，默默垂首隨高維克下。）

賈 嗨！（轉向寫字台坐下，憂鬱地沈思着。）

（夏雨沙拿一束文件上。）

夏 怎麼，老師回去了？（把文件置高寫字台上。）

賈 是的。有事嗎？

夏 沒什麼。薛先生呢？

賈 一道回去了。噢，雨沙，維克近來變多了，你覺得嗎？變得常常爲一點小事發脾氣，

而且看見什麼人都很不耐煩的樣子。比如今今天我表弟來啦……（下面的話似完未完，

但又不知如何說才好。）

夏 一點不錯，老師確是不像從前的涵養。（坐沙發上。）

賈 據我看，也許是健康方面的影響。因此，我非常替他擔心。雨沙，你是醫生，你認爲

我的話對嗎？

夏（遲疑了一會。）對！老師歲數大了，工作又太繁重，難免身體吃不任。

賈可是他自己不承認。（站起來踱着步。）

夏從老師臉上的氣色看，像是有病。

賈你想，會不會是肺病？

夏不會，因為老師並沒有患肺病的徵象。

賈那麼你揣測他是什麼病呢？

夏（思索少頃。）這很難揣測。

賈你能不能問問他呢？或則替他檢查檢查。

夏（躊躇。）老師的性情您是知道的，我不敢那麼冒昧。

賈（發愁地。）如果他真有什麼病症，這樣下去，不是太危險嗎？再說，明天起他的工作將要更忙碌了，他的身體怎麼支持得住呢？雨沙，你想想法子吧，絕不能任着他的性含糊下去。

夏您先不用着急，讓我一面探詢老師的意思，一面您留心他的生活。假如他允許我替他檢查，那麼證實有病以後再研究治療的方子。至於醫院的工作，我們大家可以盡量多代他分擔一些就是。

賈這樣很好。不過，他太固執，有許多事情其實不必要他自己作的，但他偏不許別人幫



忙，好像除了他自己以外，誰都不堪信任似的。爲了這，我常勸他，可是他總不肯聽的。

（電話鈴響。）

賈

（忙去取耳機聽。）喂，霞飛醫院，你是那裏？……噢，張媽！什麼事？……院長在家生氣？……跟誰？……（緊張。）好吧，我馬上回去。（急急掛上耳機，向夏。）不得了，他和我的表弟在家裏吵起來了！（匆匆收拾寫字台文件。）

夏

（驚異地。）老師不喜歡薛先生嗎？爲什麼對於一位客人會這樣不客氣呢？他簡直變了！變了！（說罷疾下。）

賈

（目送賈去後，欲有所云，追兩步。）師母！（但聞賈曼玲已去遠，悵然地長嘆。）

嗨！

——閉幕——

## 第一幕

時間：距第一幕一月後

地點：上海霞飛醫院診察室

人物：夏雨沙

高維克

賈曼玲

馬小姐

李排長

甘醫生

阿 四

佈景：舞台正面上首爲診察室的出入門。門旁有低欄杆。門外爲花園，植玫瑰花一株，芭蕉成蔭。門內兩側懸長幅帳幔。左面下首爲通院長辦公室門。左上端置藥櫃，櫃外置單人沙發。右壁有窗。右上端置小桌，桌外置驗病牀一張。牀外置單人沙發及小茶几。

開幕：門是關着的，帳幔是放下的，所以外面的花園看不見。高維克一個人坐在左端沙發

上，兩手撐着腹部，前身彎曲着。面上的痙攣表現出他不能隱忍的病痛。這時，門外有人撩開一扇帳幔，向裏窺望。未幾，夏雨沙猝然走進來，使得高維克吃驚地連忙伸直了腰向後躺着。

夏（急向高維克懇切地問。）老師，您不舒服嗎？

高（傲然不服）沒有。沒有。

夏（肯定地。）不。老師，您明明是有什麼病痛。

高（滿不以爲然，苦笑。）病痛？

夏是的。我注意了很久啦！老師，您不應當瞞我。

高（彷彿有所感，但只沈思着，說不出什麼。）……

夏（幾乎是乞求了。）您這樣不是在自己摧毀自己嗎？可是，您爲什麼要這樣呢？您想一個人有了病多麼痛苦？而再不去醫治，任其發展下去，這又是多麼的可怕？況且，您自己就是大夫，居然不知道愛惜自己的身體，這未免太不應該了？

高（煩躁地站起來。似有難言之隱。）你不懂！你不懂！（不安地踱着。）

夏那麼，您爲什麼不告訴我呢？（逼着他。）

高（無聲的嘆息。）唉！

夏（跟着他追問。）老師，您知道我是如何地在爲您的健康擔憂呵！請你快告訴我吧！

老師。

高（驀地抓住夏雨沙的兩肩。用感謝的眼光看着他，很激動地。）噢，雨沙，你能不能以人格擔保，假如我把我的秘密告訴你，你不再洩露給第二人知道呢？尤其是我的妻子？

夏（熱情懇切地。）親愛的老師！我能夠。可是我要告訴您，今天我所以敢來問您，也正因為是師母已經對您的健康，發生了疑懼。

高（不禁一驚，遂放下兩手。）啊！她也覺得了嗎？（於是捧着臉，良久，都停滯在痛苦中。最後，又躺到左首沙發上。低聲地。）那麼以後，她倘若再問你，不妨簡單的說：你知道我有病，可是不知道究竟患的什麼病。在這個條件之下，我才願把我的健康情況告訴你。雨沙，你能答應我嗎？答應替我保守秘密。

夏（感動地。）我能答應您。老師！

高（頹喪地嘆一口氣。）唉！有什麼可說呢？我已經是垂死的人了！

夏（震驚地幾乎叫起來。）不，老師！絕不會這樣嚴重的！

高一點也不假。雨沙，的確我恐怕活不到三個月了！

夏（恐嚇得發怔了。）老師！

高（很從容的站起來，脫去西裝外衣，把西裝襯衫解開來，躺到驗病牀上，用手指着肋

骨那裏。)這裏，你來摸，雨沙！

夏 嗯！(機械地伸過手去，依着高維克指示的地方摸着。)

高 在肋骨下面，你覺得有一個橄欖大小的硬核嗎？

夏 是的。(臉上現出奇異。)

高 再摸膽囊。(又換了個地方指着。)看！這不是嗎？這塊漲大的東西。

夏 (驚懼地。)啊！

高 好了！現在讓我來告訴你！(說着坐起，一邊穿衣。)那個硬核，就是膽液停止流通所凝結成的東西，也就是宅在那裏作怪！常常一陣陣尖銳劇烈的痛楚，蔓延到全身，使我幾乎想發狂！(稍頓。)這叫做癌症。一種不治的病！從頭部到脾臟，全被這癌症侵蝕了！所以，我說我已經到了無法救藥的地步。(苦惱地再徘徊起來。)

夏 (失望地迷茫地。)天哪！竟有這樣的事嗎？(說着捧住頭，坐到右首沙發上。)

高 用不着難過，雨沙！人，誰能不死呢？我已經活了五十一年，也沒什麼可遺憾的了。不過，有兩件事我不放心，就是我的妻，和我的遺產，必須拜託你替我照顧。假如你肯幫忙的話，我就死了也可以放心了。

夏 (傷心地阻止。)噢，請您不要講下去了，老師！請您不要講下去了！

高 雨沙，聽我說，我的妻子還年青，還不能夠自立，假如我死之後，沒有人照顧她，那

真是太危險了。所以雨沙！我想，你應該接受我的委託，好好地保護她！你能嗎？雨沙！

夏 我……我能。

高 （再接下去。）至於我的財產，雖然有幾筆存款在銀行裏，但是數目小得很，沒多大用處。比較管點事兒的，是亞爾培路的一座房子，和這所醫院。假如時局將來好轉了，戰事結束以後，就光靠醫院的收入，也足夠維持我妻子的生活。因此，我非常需要一位忠實服務的人來經營醫院。倘若原則上你肯接受的話，那麼我們不妨先訂立一張合作的契約，讓我把醫院的全權交給你，像主持你自己的事業一樣，好好經營。雨沙，對於我這點要求，你有什麼異議的嗎？

夏 （悲切地。）沒有，老師。我感激您這種知遇之恩，但是我却反對您這種過分悲觀的措施。

高 不是悲觀，事實是這樣的演變着。因此我才不得不預先有個準備。也爲了你是我唯一可親信的人，我才敢把一切委託給你。雨沙，親愛的朋友！你忍心拒絕我嗎？

夏 （唏噓，說不出話來。）……………

高 你會讓我失望嗎？

夏 （哭聲地。）不，不會。老師！

高（欣慰地點點頭。）那麼，我就放心啦！

夏（忽然又仰首問着。）但是，老師，您的診斷不一定正確。而且，開刀治療，也許有救。

高 根本的治療，是不可能的了，縱然開刀不失敗，至多只是延長五六個月的生命。也許當場就會斃命。（說到這兒長嘆。）唉！我爲了捨不得我的妻子，所以，我不甘心把僅餘的寶貴時間，去作孤注一擲的手術試驗。況且這樣一來，戰爭所給予我的最後服務機會，就輕輕地放棄了！噢，不！我還要利用這短促的光陰，再替祖國盡點力！再熱烈地多多愛我的妻子！（說罷，一陣劇痛，忙把腰折成兩截，雙手按住胸口。）

夏 怎樣了？又痛起來了嗎？老師！

高 是的。每天總要痛好幾次的。所以，痛得太厲害了，我就希望快點死，快點死了免得活受罪。因爲有時我實在熬不住，熬不住！

夏 老師，我扶您到休息室去躺一會兒吧？

高 慢着。（勉強站起來走到藥櫃前，打開來取了一隻針管，燃起消毒器，把針管置入煮着。）請你幫助我把袖子捲起來。（然後取了一管藥劑，用針吸了注射到右臂上。）

夏（收拾用器的時候，注視藥管，不由得吃驚地叫着。）啊！嗎啡？老師，您爲什麼注射嗎啡？

高（急忙低聲制止。）嗤！不要嚷，這，這千千萬萬不能告訴我的妻。要知道我沒有嗎啡也許早完了。雖然它同樣毒害我的身體。

夏（憐憫地。）老師，您太苦了！

（高維克鎮定地整了整衣服，走向辦公室去。）

夏（看着高維克的背影消失以後，嘆息地。）可憐的老師！（鎖好了藥櫃，向外走。）

（賈曼玲上。）

賈（看一看室內。）噢，維克不是在這裏的嗎？

夏 老師剛到休息室去了。您找他有什麼事嗎？他好像很累！

賈 那麼讓他休息去吧！我沒有什麼事。

夏 我現在要到病房去看看。（說着向外走。）

賈（想起什麼，制止地。）等一等。雨沙！

夏 噢！（詫異地停留下來。）

賈 你問過維克了嗎？

夏（佯裝快活地回答。）我問過他了，而且替他檢查了身體。一點不錯，就是我上次告訴您的，完全因為操勞過度，並沒有什麼病症，您放心好了。

賈 身體內部都很健康嗎？



夏 是的，肺、胃、心臟，都很健康。

買（不相信的樣子。）可是，這一個月來爲什麼他越發消瘦了，也越發顯得衰老呢？

夏（安慰地。）消瘦不要緊，只要精神好，你看老師不是從來沒有疲憊的樣子嗎。

買（疑慮地。）我疑惑他有膽病。

夏（一驚。忙又回復鎮靜地。）您從什麼地方證明呢？

買 從他的臉色看來，一天比一天黃，並且腰部也一天比一天地彎曲了。病象學上說：患膽症的人，都是這樣的。所以我很擔心。

夏（嚴肅地辯駁。）不是，不是，絕對不是。您想，師母，您的父親是醫生，你的丈夫也是醫生，無論如何，他們平時該告訴您：一個不懂醫學的人，僅憑着醫書上的一點理論而妄斷病症，是多麼危險的事！老實說，在這一方面，我比您知道的多些。所以請您相信我的話。

買（窘極，但仍半信半疑地。）但願我的揣測是錯誤。（說罷頹然坐到左首沙發上。）

夏（肯定地。）嗯！您的揣測是絕對不可靠的。

買（沒有話說。停了一會轉變話題。）噢，前方又送來一位受傷的軍官，這是第四十號了，病房的舖位已經滿了。

夏 那麼，只好再添置舖位啦！

賈 算了，算了，再添置起來，維克只有忙死了。

夏 那麼，我們還是暫且只以四十個舖位爲限吧！再多起來您也忙不過來。

賈 我倒無所謂！越忙對我越有益處。（言次似有所感觸。）

夏 不，師母，您也應當珍重您的身體，您近來憔悴多了！（親切地握賈曼玲的手。）

（這時馬小姐上。）

馬小姐 （以後簡稱「馬」。）夏大夫，剛才來的一位李排長，現在病房裏曬得厲害，請

您趕快去瞧瞧！

夏 好的。（急下。）

（夏雨沙，馬小姐下。賈曼玲失魂落魄似地躺着。像是沈思什麼，又像是在隱忍一種殘酷的痛苦。忽然，高維克出現在通辦公室的門前。）

高 （輕輕地喊着。）曼！

賈 嗯！（驚醒地連忙站起來。）你不是休息着嗎？

高 （走過來坐到賈曼玲剛坐過的沙發上。）躺了會兒，睡不着。

賈 （倚在靠背上，溫柔地撫弄着高維克的頭髮。）睡不着靜靜也是好的。

高 我只要能多和你在一起，就比什麼都快活。（說着顯示一種非常愉快的神情。）

賈 那麼聽我的話，現在閉上眼睛靜靜地躺一躺。

高 不！曼！讓我多看你幾眼。（說着把賈曼玲拉到懷裏。）

賈 這樣你不太累嗎？（兩隻手攀起高維克的頸項，恬靜地看着他。）

高 （愛戀地吻賈曼玲的額。）不，如果常常能夠這樣，就是累死，我也情願。

賈 我可不那麼想，我只希望你健康，你健康我就快樂。看着你一天天瘦下去，我心裏真難受。噢，維克！告訴我：你近來是不是身體不大舒服？

高 （勉強忍住隱痛，苦笑地。）不！曼。那是因為你太愛我的原故，所以你疑心。其實我的身體很好，除非常常工作使我有些煩躁以外，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不舒服。

賈 （嬌嗔地。）你騙我。

高 我可以向你賭咒。

賈 不，要你向我講實話。

高 噯！曼，你總愛冤枉我。你想，我為什麼要騙你呢？假如我騙你，那我一定比生什麼病還要痛苦！所以，我的好孩子！千萬不要再胡思亂想了。相信我的話，相信我真是很健康的。

賈 可是你太不知道愛惜身體了，比如：你的工作那麼多，別人想替你幫忙，你偏不肯。醫院裏瑣碎的事，你全都過問，甚至連替傷兵們換藥，你也要親自動手，這樣下去，你沒有病也會累出病來的。維克，難道這也是我冤枉你嗎？

高 你的話固然不錯；可是，我總覺得國難嚴重，自己既然有點專長，就應該盡一份力量。但，你忘記了你自己也是不健康的人！

高（感到驚慌窘迫，仍強鎮靜地。）不要這樣說，曼！我的確沒有什麼「不健康」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一生不會對你撒過謊。

賈（生氣了。）你以為我當真不知道嗎？你的病態已經表現得很露骨。你失眠；你夜晚上四肢發抖；你有時神經過敏；你有時麻木昏沈。這些難道都是我平白的造謠言嗎？

高（惶恐不安地。）是你多疑！是你多疑！我白天的工作太累了，當然到了夜晚，神經還是緊張的，於是免不了失眠。一個歲數大的人，受點涼，就要哆嗦；而且也容易糊塗；容易嚙嚙；就是你所謂的：「過敏」，「麻木」。其實誰都要經過這個時期。即如你，將來也許逃不脫的！

賈 我不信。（忿忿地站起身，走向窗前。）

高（矛盾！痛苦！極度難堪地站起來，立在賈曼玲背後，用手搭在她的肩上。）那麼，你要我怎樣呢？

賈（轉身用命令似的口吻。）我要你讓雨沙給你仔細地檢查檢查身體。

高 早上我已經讓他檢查過了。不信，你去問他。

賈 我要親自看看。

高 唉！你這不是有點兒存心跟我爲難嗎？

賈 （又變爲溫柔地。）維克，你也想一想，我爲什麼要這樣作呢？

高 我知道，曼，爲了你愛我！噯，我使你這樣痛苦，我真慚愧，慚愧！（說罷不禁苦惱地捧住了頭。）

賈 那麼，你就該聽我的話才是。

高 （不加可否的沈默着。）……

賈 假如，檢查的結果，證明了你確實有病，那麼你就應當立刻放棄工作，回家去好好地療養。至於醫院方面的事，由我同兩沙負責，你用不着再操心。

高 ……（依然講不出一句話來。）

賈 維克！你不答應嗎？（說着拉開高維克的雙手，驚異地叫。）你……你哭啦？

高 噯！親愛的曼……（終於忍不住，抱住賈曼玲哭了。）

賈 （恐懼，焦急，發狂地說着。）維克！維克！快告訴我，是不是你還有什麼隱痛？

高 （又努力控制住感情，鬆開，走到一邊，滯慢地。）沒什麼。我心裏難過！

賈 （注視後彷彿有所悟解地搖搖頭，也不再說什麼。她頹然躺到右首沙發上發癡。）…

高 （高維克踱着，靜場了良久。夏雨沙上。）

夏 老師，李排長的傷，看情形必須取出子彈，然後才能不至於殘廢。

高 爲什麼？他是什麼地方中了彈？（說着，已經回復平時的態度。）

夏 背部中彈，因爲脊髓受到壓迫，如果不開刀，將來一定不能走路。

高 嗯，你的話不錯。（又沈思一會。）可是，誰給他開刀呢？我……（說到這兒偷偷地看了賈曼玲一眼。）我今天有點兒累，不敢冒險。你們，我又不放心。而且，袖手旁觀，也不是我高維克所應當的。（又堅定地。）得啦！還是我自己去動手吧，我一定讓他能走路！首先，我要檢查檢查他的傷處。雨沙，你把他抬到診察室來。

夏 好的。（欲下。）

賈 （嚴厲地制止。）慢着，雨沙！讓他自己先被檢查了以後再去檢查別人。

高 噢！正好，雨沙。你不要走，你告訴她，是不是今天早上，我已經讓你檢查過了的？

（說着向夏雨沙暗使眼色。）

夏 （會意地點點頭。）我不是告訴了您嗎？師母，老師的身體的確沒什麼病，我已經很

仔細地檢查過了。

賈 不成。我一定要自己用X光再看看。

夏 這……（不知所云。）

高 可是，你能讓我先檢查了李排長的傷以後，再讓你檢查我嗎？

賈 （堅定。）我一定要先檢查你？

高（懇求地。）曼！我並沒有什麼非要立刻檢查不可的病，而李排長呢？他的傷實在太危險了。子彈遲一個鐘頭取出來，他就要多挨受一個鐘頭的痛苦。好曼，聽我的話，讓我快救一個爲民族犧牲的戰士吧！他是偉大的！

夏是的。李排長的傷的確需要馬上救治。師母，就允許老師先替他檢查，然後我們再來檢查老師好了。

買但是，他祇能替李排長檢查，而不能讓他替李排長開刀。

高爲什麼？

買因爲你的身體支持不住，作起手術來，對於病人，是非常危險的。

高（因爲傷了自尊，於是不服地。）笑話！簡直是天大的笑話！我高維克從事醫學三十多年，給人家開過無數次的刀，從來也沒有發生過問題，如今，你竟然不信任我了。這簡直是侮辱我！侮辱我！

買（又溫柔地勸慰。）我並非不信任你，維克！我實在是怕累壞了你。

高（仍堅定地。）不要緊，我的精神非常好，一點沒有關係。

買（無可奈何地。）好吧！隨你的便，我扭不過你。（說罷悵悵地坐到沙發上。）

高（轉向夏雨沙。）去抬李排長來吧！

夏呃。（答應着走出去。）

高 (不安地難堪地走向賈曼玲。) 曼，你生我的氣了嗎？

賈 嗯！

高 噯，原諒我這一次吧！(說罷坐到沙發靠背上。)

賈 我原諒了你不知道多少次了，可是，你就從來沒有聽過我半句話。尤其是近來，你變得近不近人情，而且不誠實了。

高 (溫柔地微笑。) 這是你多心。曼！我一生不會虛偽。至於脾氣，也許最近變得暴躁一些。但，那除非是事情逼得我忍無可忍的時候，我也絕不至無故發作的。不是嗎？曼！

賈 (生氣地。) 我不知道。你自己明白！

高 得啦！從現在起，你讓我怎樣就怎樣。只要你快樂！(說罷，感慨地嘆息。) 唉！人的生命多麼短促，時局又這樣嚴重，說不定明天我們就會死去！所以我們不應該再自尋煩惱！曼，快不要自己找攪扭了！

賈 是你跟我攪扭嘛！

高 不了，再也不了！曼！

賈 以後一切都照我的意思作嗎？

高 都依你。



賈（高興地站起把着高維克的肩。）啊！我的好維克，我快活極啦。

高（也很愉快地。）那麼，現在請你幫幫我的忙成嗎？

賈成，絕對成！

（他們走向藥櫃，打開來，取出一些應用的器具，賈曼玲拿着，一樣樣置於小桌上。）

高（忽然想起什麼。）曼！你替我把罩衣取出來。

賈 嗯！（急向辦公室下。）

高（慌張地自藥櫃中取出針管，吸了嗎啡，再注射入左臂。）

（這時夏雨沙上。）

夏（驚叫。）老師，您，您又……

高（忙搖手制止地，低聲。）不注射嗎啡我就要支持不了；現在又正是痛得最厲害的時候！

夏 唉！這總不是辦法呀！

（賈曼玲上。）

賈 來，我替你穿上罩衣。（說着兩手撐起罩衣。）

高 嗯！（穿上罩衣，向夏雨沙問。）李排長抬來了嗎？

夏 就要抬來啦。

（這時兩個工友把李排長抬進來。馬小姐指揮着把擔架放下，再扶病人到床上。）

夏 李排長，現在是我們高院長來替您檢查檢查，然後他再親手替您開刀！（說罷走向藥櫃。）

李排長 （以後簡稱「李」） 嚶呀！謝謝高院長。將來如果我好了，我一定再上前線去殺敵人。（說罷表現一種期待的興奮。）

高 您放心。我保險您一個月以後就能夠走路！就能夠再去打仗。（說罷撫摸着李排長的胸，檢查傷處。）

李 （狂喜地翹起頭來。） 真的嗎？高院長！

高 真的。

李 啊！您簡直是位神醫！

高 （檢查已畢。） 雨沙！開刀吧！拿一種麻痺劑來給他注射了！

夏 是。（自藥櫃取出藥針替李排長注射了，又代他脫去衣服。）

（這時阿四提着一隻白磁桶來，放在床頭外，下。）

高 都準備好了嗎？（看看錶。）

夏 準備好了。

高 那麼，就動手吧。（說罷用酒精在李排長傷處擦後，再用三角圓規在背上劃了標記，

指着向夏雨沙。）雨沙，子彈就在這裡。

（馬小姐端着一個空盤子，站在牀頭，夏雨沙拿着一隻鉤子走到牀後面，背向觀眾。賈曼玲佇立夏雨沙旁邊。高維克的臉色很緊張，拿着刀子的手有些顫慄。接着一塊塊血的棉花。扔到盤子裏。）

夏 老師！請您鎮靜點！您……

高 我知道。（工作了一會兒，忽然週身發抖。精神也有些迷茫了。手哆哆嗦嗦地遲疑地揮動刀剪。）

賈 （連忙走向高維克身後。）維克！

高 （果然，臉色一陣慘變，身子倒在賈曼玲的懷裏，啞聲地。）我……頭昏，我眼花，我！我看不見了……雨沙，你……你來……來！

夏 馬小姐，你拿住這隻鉤子。

馬 好的。（把盤子放在牀上，去接過夏雨沙手裏的鉤子。）

夏 （走到高維克剛才所站的地位。）師母，您快扶他進去休息一會。順便請把甘大夫找來幫幫我的忙。

賈 好的。（扶着高維克走進辦公室。）

（夏雨沙繼續高維克的工作。這時甘醫生上。）

甘醫生（以後簡稱甘。）給我。（從馬小姐手裏接過鉤子。）

夏（驚喜。）噢，子彈露出來了。（忙拿了一隻鉗子把子彈取出。欣慰地輕鬆地呼一口氣。）馬小姐，快把針穿好準備縫傷口。（一面用藥棉揩着血。）

馬是。（穿好了針，遞給夏雨沙。）

（不一會，夏雨沙和甘醫生把縫的工作完畢。又包紮好。蓋上被單。）

甘 經過不錯。

夏 是的。馬小姐，請你去叫擔架來，再抬他回病房去。

馬 知道啦！（下。）

甘（注視李排長後。）呼吸微弱，恐怕是流血太多的原故！

夏 那麼，打一針強心劑吧。（說罷向藥櫃取出一管藥，替李排長注射了。）

甘 起初怎麼樣？

夏 很好，不過時間太久了一點兒。因為院長忽然生了病，所以工作受到障礙。

（這時擔架上。）

李（如夢方醒似的呻吟着。）啊！啊！

夏 李排長！

李 嘸，手術完了嗎！

夏 完了。恭喜您！子彈已經取出來啦！

李（喜悅地。）啊！我真高興。我又可以走路了！我又可以衝鋒殺敵了！

甘 不要太興奮了，李排長。您的傷現在還需要靜養。回病房去休息休息吧。

李（迷茫地。）哦，高院長！我真感激您！您不但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而且是中華民族的救命恩人！噢，高院長，等我將來回到了前方，我一定要向兄弟們頌揚您的醫道，頌揚您的爲人。

夏 高院長不在這裏。他因爲給您開刀，他自己也累病了。

李（驚訝地。）是嗎？噯呀！我太對不起他了！請您代我向他致意吧。

（大家把李排長放到擔架上抬出去。）

夏 甘大夫，請您照應照應他，我就來。

甘 好的。（隨下。）

夏（把子彈擦洗乾淨。欣喜地自語。）假如老師知道李排長的子彈已經取出來了，他一定高興極啦。拿着子彈向辦公室走去。這時裏面有吵鬧聲，於是連忙止步。立在門口竊聽着，忽然有所聞，而驚叫地。）噯呀！老師把一切全告訴她了！（說罷發楞地呆住了。）

### 第三幕

時間：同第二幕

地點：同第一幕

人物：高維克

賈曼玲

夏雨沙

阿 四

薛思里

佈景：同第一幕

開幕：高維克在房裏煩躁地踏着重重的脚步徘徊。賈曼玲坐在右首單人沙發上，伏在靠背  
上嗚嗚咽咽啼哭不已。空氣顯得異常緊張，像正在發生一樁嚴重的事件。

高（痛苦地自語。）想不到，想不到我自己竟保守不住這個秘密。我簡直昏了！（說罷忽然停留在賈曼玲的面前，吃力地叫着。）不過，曼！我要告訴你的意思，是希望你明白真像以後，能夠除掉這一向的疑懼和憂愁。那知道，反而增加你的痛苦！噢，曼！我懊悔死了！好曼！我的好曼！求你不要再哭啦！這比殺我還難受

哇！

賈（仰首唏噓。）難……難道一點希望都……都沒有了嗎？

高（焦灼地。）沒有，沒有，百分之百地完了！

賈可是，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？

高我怕你着急！我怕你着急！

賈要是早想辦法，也許還有救哩！

高沒有用。曼！醫學界的統計，十個患癌症的，九個都要死。所以，你不必遺憾，我自己知道的最清楚。但這有什麼要緊呢？人誰不死？死本是很尋常的事！

賈既然你是死定了，叫我怎麼再活下去呢！（說着又哭了！）

高（感動地溫地和蹲下去，替賈曼玲拭着淚。）你得活，我的可憐的孩子！因爲你還不滿三十歲！你應該再勇敢地活下去！

賈不，維克，沒有你，我活不下去。（嗚咽不成聲。）

高（兀然地站起來叫着。）別引誘我！別引誘我！曼！（躡了幾步又用沈着脆弱的聲音自語。）你知道，本來我也曾經起過一個可怕的念頭，就是我要把你一同帶進那冰冷的，黑暗的，空虛的，墳墓裏去。……（稍頓。）可是，當我決定這樣作的時候，我的良心立刻受到嚴重的責罰！有一天夜晚，我睡不着覺，我爬起來扭亮了燈，恐怕強

烈的光線照醒了你，於是用手遮住了光！這時，我從暗淡的陰影裏，仍能看見你的青春，你的美麗！我靜聽着你那均勻的呼吸！天哪！我這才發現了我們中間的距離是隔得那麼遠，那麼遠哩！我簡直不寒而慄了！我慚愧得無地自容！我跪在你的牀頭哭了，我向上帝發誓我既不合理地同你結合於先，絕不能再起那個無恥而自私的念頭，想謀殺你於後！我一定要讓你好好地活下去！（吃力地說出最後的一句話。停了一會又慢慢地。）因此，曼！我現在不許你再向我說那樣足以引誘我的話。如果你願意減輕我的負疚，那麼，請你從此忘記我！忘記我這個罪人！

賈（堅決地。）不，我永遠不能忘記你。

高（也堅決地，野聲野氣地駁回。）一定要忘記我，曼！一定要忘記我！

賈（強硬地。）這是我的自由，你不能干涉我！

高（又陷於哀愁的情緒。）其實，曼，我也並非不想活，只是，疾病不讓我活！我更不是不怕死，因為死了就要同你永別！（漸漸激動了。）噯，曼！你不知道我這些日子爲這個問題苦惱到什麼程度！我絕望，我嫉妬！我愛你！我，我簡直快瘋了！快瘋了！

賈 我也是一樣，維克。我愛你，我也可憐你！我愛你愛到忘記自己的存在，我可憐你爲什麼偏偏生了這種不治之症？



高 我的好曼！你不應該再愛我了！也許，你將不會再愛我了，像我這樣一個生命枯萎的人！

賈（憐憫地站起來欲去擁抱高維克。）無論你怎樣，我都愛你！聽見了嗎？維克，我愛你！愛你！

高（急忙閃開，愁苦地。）不用講下去了，曼！（像逃避什麼似的坐到雙人沙發上。）  
賈（追過去，坐在高維克的旁邊，溫柔地撫着他的手，他的臉。）我愛你，難道你不相信嗎？不要多心吧，維克，我一點也沒有變，依舊和七年前你向我求婚，我立刻答應你的時候一樣！我把整個的生命早已交給了你，無論是我底心，我底靈魂！噢，維克，告訴我！告訴我！你承認我愛你，你不懷疑我愛你，你需要我愛你！

（幾乎是麻木地。）我……不……能……夠……。

高 那是因為你還不大明白我。現在我可以更赤裸些告訴你：我一生最尊重愛的道德，我不承認一個女子能夠愛兩次。所以，我自從嫁給你的那一天起，就決定永久愛你，愛你不移。我沒有嫁給你以前，我並非不知道你一定會先我而老，這是一件危險的事。但我可也沒有把宅看得如何地嚴重。我的父親很佩服你，他常常向我介紹你的一切，因此，才引起我對於你的敬仰。我愛你的思想，學問；我愛你的人格，品行；我愛你爲了追求真理而艱苦奮鬥的精神；我愛你爲了造福人類而殷勤從醫的熱情！我曾這樣

想：受過父親的薰陶以後，再受你的訓練，等到將來你不能夠工作的時候，我便可以幫助你，共同爲國家社會服務。（稍頓。）但是，現在你要拋下我，一個人遠遠地去了，去了！你想，我能忍受這樣大的打擊嗎？

高 不，孩子，我死後你仍舊可以繼續我的事業，繼續我的工作；繼續我的志願；繼續完成你的理想！

賈 可是，維克！沒有你，我就沒有了勇氣，沒有了力量！

高 沒有我，你還有生命呀！曼！

賈 一種只是苟延殘喘的活着有什麼意思呢？

高 哦，曼！講這些話，你不覺得心跳嗎？

賈 （毫不加思索地。）不，因爲我講的話，都是由衷之言！

高 我却心跳得厲害哩。（說着拿起賈曼玲的手按摩着。）

賈 （詫異地。）爲什麼？

高 因爲你這些話煽動了我的心，我怕我的理智會被感情壓下去。我矛盾的很！也惶惑的很！

賈 你是說：你又想弄死我了嗎？（半信半疑地臉上呈現恐懼。）

高 （顫聲地。）是……的。

賈（忽然驚惶地怔住了。）……

高 你怕嗎？曼！

賈（連忙佯裝鎮定言不由衷地。）噢，一點也不。

高 而且，我也要……

賈（不待說完，搶着問。）你也要弄死你自己，是不是？

高 是的。曼，爲了我太愛你，我想生，死，都能和你在一起。

賈（敷衍地。）我也這樣希望，「生，死都能和你在一起。」

高（一陣喜悅透過了臉上的愁苦。感動地狂抱着她。）真的嗎？曼！

賈（不得已應着。）真的。

高（忽然又用鄭重的口吻。）曼，曼！你不能這樣隨便地說話，因爲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，你應當仔細地想一想，考慮得週密一些。

賈（有些茫然。）要我想什麼呢？考慮什麼呢？

高 關于同死的事。

賈 噢……（不知所云。）我，我不必想了。

高 啊！（瘋狂地跳起來。說話也有勁兒了。）我多麼感激你呀！曼！這比讓我再活下去還要使我高興。噢，你給了我這樣值得向人驕傲的幸福！（說罷簡直像小孩子得到糖

果似的高興，把賈曼玲拉到懷裏，兩點一般吻遍她的臉，她的手……）

你真這樣高興嗎？維克！

我真高興，曼！（聲音裏震盪着無限的幸福。）這都是你給我的，你確是真愛我！

曼！幾個月以來的疑懼，如今都消失了！噢，曼！我的曼，我的最親愛的曼！

維克！（憐憫地。）只要你高興就好！

曼，上帝究竟是慈善的，他沒有從我的懷裏奪去了我的曼，而且他允許我把你一同帶

進天堂去；是的，誰也不能佔有你，你是我的，我高維克自己的！噢，曼，曼！快告

訴我，現在你的心裏也和我一樣感到無限的快樂，無限的幸福嗎？

賈（眩惑地。）嗯，我和你一樣感到快樂和幸福。因為我不再失掉你……，失掉我的靈

魂，我的主宰！我的上帝了！

高天哪！她不是在說話，她簡直是在吟唱！（欣賞地誇讚着。）她的聲音，像早晨的

風，吹着竹枝兒瑟瑟地響；她的面龐，像春天盛開的玫瑰，放出清媚熱豔的香，她的

眼睛，就像燦爛的太陽；她的眉毛，就像彎彎的新月；她的鼻子就像一架專為渡過無

數厄難的橋梁；她的嘴，就像沙漠裏的一葉芭蕉，上面盛滿了甘露；她的心，就像白

玉那麼純潔，山谷那麼幽靜，柳絮那麼溫柔……。這一切，宛如一曲天然的音樂，一

首動人的詩歌，一幅美麗的圖畫！（這時，賈曼玲動了動，於是連忙制止地。）不要

動，曼。讓我再多欣賞一會兒，再多陶醉一會兒！

你預備在什麼時候呢？今天嗎？

高 嗚，不，不，我還要活，因為我太興奮了。當我的眼睛還能看見你；我的手還能握住你；我的思想還能愛着你的時候；我不願意馬上死去，馬上失去這平生最甜蜜，最可珍貴的幸福！

高 賈（稍稍放心了。）我完全尊重你的意思。維克！

高 不過，曼！我當真能夠這樣殘忍嗎？想一想吧！用我的手殺死我所最愛的人！（用偵察的眼光注視。）

高 賈我說過，只要你高興，你就作罷，維克！

高 已經決定了嗎？你能用人格擔保你不再改變這諾言了嗎？

高 賈我想我能。維克！你打算用什麼方法呢？

高 賈用「CALK」一種含有毒素的「痒化鉀」。我早準備好了。（說着急向抽屜取出一隻小瓶。）瞧！這就是……。

高 賈（不覺一驚，但極力鎮定地。）原來你早存下了心了。

高 是的，不過本來我是為自己準備的，想不到如今是為咱們兩個人準備的了。（說罷熱烈地擁抱她。然後把小瓶又送到原處。）

賈 (有些不支，岔開地。) 天不早啦。維克！你該回去休息了！

高 唔！（但又想起什麼，音調變得憂鬱地。）李排長不知道怎麼樣了？我想先去看看他。

賈 你不必去了，讓我去看看得啦！

高 也好。（說罷吻吻她。）再見。曼！早點兒回來。（下。）

賈 知道啦。（送高維克至門口轉來，頹然走向診察室，推開門，不禁驚訝地。）怎麼？你在這裏？（嚇得倒退了幾步。）

（原來夏雨沙還站在診察室門口。）

夏 是的。（慢慢地走進來，彷彿受了巨驚，變得有些呆癡的樣子。）

賈 （回復鎮定。）你站了很久嗎？（坐到雙人沙發上。）

夏 很久了。（把子彈遞給賈曼玲。）這是李排長背上取出的子彈，請您交給老師。

賈 （接過來。嚴肅地問。）你就是爲這個來的嗎？

夏 噫！

賈 爲什麼不進屋裏？

夏 本來，我應該不進則退。但是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的，好像兩隻腿被釘牢在門外面，動也動不得了？

賈 那麼，我和維克的談話，你當然全聽見了？

夏 全聽見了。

賈 你是不是打算去勸止他？去擾亂他臨終前的一絲寧靜？去剝奪他僅有的一點享受？

夏 我想，我有這種必要。

賈 （嚴厲地制止。）雨沙，我不准你這樣作。因為這樣作不但沒有成效，反而增加他的痛苦，逼他更快些死！

夏 （沈思了一會。）好，我可以答應您對老師保持緘默。但是對您，我卻要進一點善意的勸告，因為，老師畢竟是快死的人了，而您不該還要懲罰他在臨死以前犯罪。

賈 （不解地。）犯什麼罪？

夏 他自殺，還要殺您！

賈 噢，原來是這個。你不是剛才說過的嗎？他反正是非死不可的人啦，讓病給折磨死跟自殺，有什麼分別呢？而且，自殺倒可以減少許多痛苦。至於殺我，爲了愛，他要這樣作，我也願意給他以快樂，因為他太可憐了！

夏 這理由是不成立的。

賈 但生命是屬於我自己的。

夏 不，師母。任何人的生命，都不是單只屬於他自己的。因此任何人都都沒有權利隨便

處置他的生命。假如，您一定要問我什麼原故？那麼，請先問您的良心，再到病房去看看那些爲祖國受傷的戰士們，然後您就自然會明白了。

賈 可是，我的丈夫需要我比其餘的人需要我重大，因此我不能使他失望。我必須幫助他安心地離開這個世界，再恬靜地躺到墳墓裏去。（說罷不禁唏噓啜泣。）

夏（激動地向她走來。）不能夠，師母！絕對地不能夠。您想，這種行爲，不但愚蠢，而且簡直是罪惡！罪惡！再說，世界上除了你的丈夫，還有很多比他更需要你的人！假如您不故意裝糊塗的話，您該明白我愛您的忠誠，雖然我從來沒有敢向您表示過。可是，雨沙！現在有一個病人，他患了兇險的傳染病，需要一位能夠冒險的護士伺候他，那麼你想我會怎麼樣？我會袖手旁觀嗎？不，不！我會勇敢地，堅決地去爲那病人犧牲！這，難道你也認爲是一種自殺嗎？這種自殺，難道你也判斷它是「犯罪」的行爲嗎？同時，爲了愛維克，我的感情領域絕不願再容第三者的存在！

夏 就算是這樣吧，但你這種譬喻，也太不科學，太牽強了！凡任何兇險的病症，都有法子防止傳染，所以，作護士的絕不會因此而死。致於您和老師共同自殺的計劃，無論怎樣解釋，都不可諱言的是一種極不合理，極不道德的罪行。

賈 維克曾說過：只有貪生怕死的人，才會製造出許多反對自殺的論調，因爲他自己貪生，所以也願意別人同他一樣，而硬把動物共有的一種貪生本能，認爲是一種道德。



這也就是你所講的這一種論調。

夏（強硬地駁辯。）您既然知道「貪生」是動物共有的本能，那麼您爲什麼不明白，一個人的自殺，就是違反天賦的本能；社會的秩序；國家的法律；以及違反……

賈（不待說完緊接着。）違反上帝的意志！是不是？嘻！老實告訴你，雨沙，我才不信咧！假如真有「上帝」的話，他就不應該讓我的丈夫就這樣死去。不是嗎？像維克那樣爲國家，爲人類鞠躬盡瘁忠心耿耿的好人，憑什麼叫他患了這種不治之症呢？因此，我不承認有上帝！我生長在科學家的門第，我能夠熟練地按着真理去思考我的行爲。

夏 不管怎樣我不能贊成您自殺。

賈 可是你知道我的一切都是寄托在維克的身上，他若離開我，我還有什麼生趣？

夏 其實，您這種思想並不純粹是由愛情的衝動，十分之七，還是出自憐憫的心緒。因此，我希望您再理智地冷靜地想一想，然後決定你應走的路。

賈（痛苦地。）就算爲了憐憫吧，我更不能拒絕他的要求。

夏（失望而悲悽地。）我知道，我沒有資格過問這件事。但爲了我是老師比較親信的學生，我不願意看着他的事業，同他一塊兒走進墳墓！也爲了我敬愛您，我不願眼睁睁地看着您年輕輕就這樣的死！而且老師親口向我表示過，要我幫助您繼續他的事業。

因此，我才敢大膽地勸告您。您愛他，憐憫他，應該不辜負他這種苦心才是！師母，讓我再重複一遍：請您三思而行！

賈（煩躁地。）來不及「三思」了，我自己的事，自己負責。謝謝你的好意。

夏（懇切乞求地。）噢，師母。您再考慮考慮吧，這不是兒戲！

賈 我也知道這不是兒戲。

夏 難道您不爲您的母親着想嗎？當她知道她唯一的女兒。是這樣無謂的犧牲了，她該會多麼傷心啊！

賈 我顧不了這許多。

夏 我不相信。

賈（看看手錶。）噢，雨沙，時候不早啦！你也該去診察病人了。我還有許多帳目要登記哩。（說着走向右首辦公桌前坐下。）

夏 好吧。（頹然欲去，忽又回首。）老師今天不來了嗎？

賈 是的。

夏 唉！（深深嘆了一口氣下。）

（忽然阿四慌慌張張上。）

阿 院長！院長！

賈 院長回去了，什麼事？

阿 薛先生在前方受了傷，現在抬到我們醫院裏來了。

賈 （驚急的站起來叫着。） 噯呀，快去把他抬進來！

阿 是。（匆匆下。）

賈 （悲切而真情流露地自語。） 我可憐的思里！（這時阿四招呼着擔架抬進室內。阿四幫助賈曼玲扶薛思里躺到沙發上。擔架下。薛思里呻吟着，滿頭裹着紗布繃帶，只露出一副沈毅的臉龐。賈曼玲觸目傷心，不禁黯然淚下。）

薛 （低弱地。） 表姐！你……你哭了？！（支持着舉手去爲賈曼玲拭淚。）

賈 沒有，表弟！（一面揩着眼睛，轉向阿四。） 快去請夏大夫來！

阿 是。（下。）

薛 （向室內掃視後。） 維克呢？

賈 在家裏。噢，表弟，是頭上受了傷嗎？

薛 是的。不過，沒有關係，表姐。（低聲地。） 我就是死了，也是光榮的。因爲這次的戰爭，是爭取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！

賈 表弟！你能把受傷的經過，簡單地告訴我嗎？

薛 噢，講起來恐怕使你受驚駭，還是讓我們談談別的吧。看見了你，我還有許多話要告

訴你。噢，表姐，你猜，上次我從你們家走後，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賈 當然是回前方去了。

薛 沒有。

賈（驚異。）那麼，你上哪兒去了呢？

薛 給我點水喝。

賈 好的。（取水扶持薛思里飲下。）

薛（喘了一會兒氣，漸漸安靜了，彷彿講述故事似的。）本來我是請的兩天假，因此，我可以在上海多逗留一天，不過，我却不願再在你們家裏住下去。原因，我想你會明白的。（稍頓。）那天晚上，我在一家有舞廳；有浴室；有餐室；有茶館；有妓女；：總之，有一切罪惡設施的旅館裏，昏昏沈沈混過了一夜。第二天下午，帶着如醉如夢的情緒，回到前方去。此後心靈上彷彿受了一次屠宰，精神壞到不能再壞了，直至陣上，敵人的炮火攻陷了大場，才把我震清醒過來。於是我發誓要用我的血，去洗刷那些過去的恥辱，永遠忘記上海，忘記霞飛醫院，忘記你；（說罷激動地哮喘着。）賈（聽着薛思里的話，難堪地抱住頭。一直像受到針刺般，感情激盪得發抖。）不要講下去了！表弟，不要講下去了！

薛（彷彿沒有聽見，繼續講下去。）接着，我們的軍隊又反攻了幾次。敵人遭到重創，

於是我們的軍隊乘勝前進。誰知道就在南翔，一個猛不防，被敵人的流彈擊中了！受傷以後，人事不省，對於怎樣又來到了上海；又來到了霞飛醫院；以及，又看見了你；我全不明白。但是現在我清楚了，是你的聲音喚醒了我！曼！這該不會反而增加我的痛苦吧？我怕得很！

賈（悲痛的哭了。）思里！……（伏在他身上抽噎着。）

薛（撫着她，溫柔地。）不要爲我難過，表姐。現在我已經不再需要你的憐憫了。

賈（內心受着譴責似地嗚咽。）思里！我大對不起你了！我使你受那麼多的痛苦。我慚愧！

薛不。表姐，是我自己願意那樣做。你並沒有甚麼責任。

（這時夏雨沙匆匆上。）

夏（驚慌地趨前。）薛先生！怎麼，您受傷啦？

薛夏大夫嗎？噢，我又能見到您，我真太快活了！是的，我受了一點兒傷，但不要緊的。

賈（輕聲。）不，雨沙，他的傷很重！請你趕快替他診察一下。

夏好的，您就先解開他頭上的繃帶。（說着向診察室下。）

賈嗯。（替薛思里解去紗布繃帶。扶起他的上半身，使靠在自己的懷裏。）

夏（走出來，替薛思里診察着，面部表情很焦慮的樣子。）痛嗎？

薛（憂鬱地。）不知道，此刻麻木的。有時候痛得很厲害。

夏（已經診察完了，又替薛思里包紮着。）頭後骨受傷，創口相當深，彈片還在裏面。

賈（驚慌地。）噯呀！那不要開刀嗎？

夏（點頭。）是的，不過先讓他休息幾天。

賈（愁慮地。）病房已經住滿了人，只有暫且睡到維克的休息室去了。

夏很好，這樣我們看護着也方便些。

賈那麼，我們就把他抬進去吧。

薛（制止地。）不！這裏既然沒有空病房，還是把我送到別的傷兵醫院去吧。

夏不，薛先生。您一個人絕不成問題。（說罷幫着賈曼玲把薛思里抬進休息室去。然後自己走出來。臉上現出一種希望的喜悅，自語地。）薛先生的來，也許可以阻止他們那可怕的計劃了。

賈（走出來。輕輕關上休息室的門。低聲向夏雨沙。）你看他的傷怎麼樣？

夏（佯裝憂愁。）嗯，非常危險！

賈（愁苦地躺在雙人沙發上。）比李排長呢？

夏李排長腰部受傷，至多不過殘廢，而薛先生是頭部受傷，並且中的又是流彈片，恐

怕……

賈 生命有危險嗎？

夏 (稍一思索。) 還不敢說。看將來開刀的經過如何。同時精神治療也很重要。對於他這樣一個爲國盡忠的戰士，我們只有努力搶救他。尤其您，您是他唯一的近親，您更應該好好的看護他。

賈 (毫不猶豫地。) 那是自然。

夏 (故意乘隙試探。) 這樣不會妨害您同老師的計劃嗎？

賈 那是兩件事。我可以看護我的表弟，也可以安慰我的丈夫。

夏 如果老師要您立刻履行那計劃，您將怎樣對薛先生？請試想一想，薛先生若知道您要自殺的話，他還能夠活嗎？那，您不是「救他」，簡直是逼他「死」，逼他同你們一道兒死！您懂嗎？(說罷憤憤地走開。)

賈 (感到刺激地。) 雨沙，幹嗎你總要給我加這許多的罪名呢？

夏 事實是這樣嘛！

賈 但是，我跟你說過：「我顧不了這許多。」

夏 那就是說：您依舊沒有放棄那種可怕的念頭？(再逼近她。)

賈 (很遲疑的神氣。) 我，我沒有。

夏 噢，師母！我不能不再向您說一遍：處在這個時代，這個苦難的時代，您個人的悲劇；比起中華民族的悲劇；實在算不得什麼！所以，您應該想開些，看遠些。親愛的師母，求您反省反省吧！溺於感情的行爲，事後是會懊悔的！

賈 我覺得我若那樣作我的良心才安，才不懊悔！

夏 （很激動地。）不！師母，您只要打開報紙看一看，每天不知道要犧牲了多少英勇的戰士！這些戰士們，也都有一個妻子……，像您有一個丈夫一樣；而且，戰士們愛他的妻子和您的丈夫愛您一樣；同時，這些妻子們愛她的丈夫和您愛您的丈夫也一樣；那麼，要是照您和老師決定的那種無理智的辦法……，戰士們死後；他們的妻子就應當一同殉節；或則是戰士們生前，就帶着妻子去打仗；好準備犧牲的時候同歸於盡；請問：這麼一來中華民族不是只有滅亡了嗎？

賈 ……（窘不能答。）

夏 再說，那些戰士們，他們不但有妻子；而且還有父母；有子女；有現成的家庭幸福；有未來的事業前途。可是，他們毫不吝惜地犧牲了一切，去承受肉體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痛苦……，這，（更激昂。）這些都是爲了誰呢？爲了國家！國家是我們大家的。所以，也就是爲了我們，爲了保衛我們的故鄉，家園，骨肉，他們才去捐軀流血；才去和殘暴的敵人作殊死的抗戰。假如您不否認我所說的這些全是事實的話，那麼，您這



種逃避責任的自殺，能使您的良心安嗎？

賈（一直在感動着，最後顯然有些動搖了，矛盾咬着心，痛苦地，軟弱地。）你的話完全不錯。雨沙！

夏（幾乎是狂喜地跳起來。）您……是說接受了我的勸告了嗎？

賈（頹然地走了幾步。）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你想我已經答應了維克。他是那麼可憐！爲了愛，爲了嫉妬，他不願放棄我。我若反悔，他會多麼痛苦！

夏（只要您自己不再執迷下去，老師是明白人，他絕不會勉強您。如果您同意的話，我可以代您向他解釋。）

賈（連忙制止。）不要！不要！那樣無異是給他一種酷刑。（這時電話鈴響。）是他的電話來了。他一定等着急了，因爲這麼久我還沒有回去。好吧，雨沙，現在請快去給我的表弟找一位護士，一切請多偏勞。（說罷急去拿起耳機。）

夏（知道啦。（答應了，但還留在室內。）

賈「喂，維克嗎？……我是曼玲。……噢，我就回來了，因爲這兒剛剛發生了一樁事，等我回去告訴你吧。等會兒見！」（掛上耳機，輕輕走進休息室，少頃，又出來，自語地。）他睡着了。（瞥見夏雨沙，驚問。）怎麼，你還沒有去嗎？雨沙！  
夏（怔怔地。）是的。

賈（收拾了東西欲出。）我回去了，雨沙，請你好好照料我的表弟。（說罷走向門口。）

夏（忽然追上去。）師母，今天該不會就……（下面的話，被焦慮梗在喉管裏。）

賈 不會。雨沙，因為我還要維克最後再替人類盡一次力，也就是，我要他把我的表弟醫好。（說罷疾步下。）

夏（欲有所言，賈曼玲已去。沈思了一會兒，忽然決定地。）不行，我一定要把這可怕的消息去告訴薛先生！（說罷，匆匆向休息室下。）

## 第四幕

時間：第三幕的一個半月後

地點：同第二幕

人物：高維克

賈曼玲

薛思里

夏雨沙

甘醫生

馬小姐

阿四

佈景：同第二幕

開幕：帳幔是拉開的，門也開着，花園清晰可見，芭蕉投進欄杆裏。晨曦的光輝射入室內，空氣顯得溫暖。一切呈現了燦爛，活躍。賈曼玲站在出入門外，疲倦地伸伸懶腰，舒暢地作了一次深呼吸，弛緩地靜悄悄地踱步於草坪上，撫弄了一會芭蕉葉。她又停留在左欄杆外的一株股紅的玫瑰花前，觀賞之餘，摘下來一朵花，緊貼臉頰，

親切地，任情地狂吸着花的香味。她似乎在沈思，似乎是陶醉，又似乎在感傷。這時候夏雨沙從辦公室走出，瞥見這情形，不敢驚動她，悄悄地坐在左沙發上注視賈曼玲。接着高維克上，輕輕走到賈曼玲背後，無聲地佇立着注視。賈曼玲一點也沒有發覺，依然如癡一般地屹立不動。這樣停了許久，高維克忍不住地把手放到賈曼玲的肩上。賈曼玲彷彿一驚，回頭看見是高維克，清醒地微笑着。他們轉身挽手走進室內。夏雨沙連忙站起來。賈曼玲坐到右首沙發上，手裏還撫弄着那朵玫瑰花。高維克坐到左首沙發上，用妬怨的眼光向賈曼玲注意着。

高（煩惱地問夏雨沙。）昨天晚上怎麼樣？  
夏還發熱。而且常常神智不清。

賈（這才從沈思中驚覺過來。焦慮地。）開了刀不是應該好些嗎？爲什麼還不如從前呢？

高（諷刺地）大概是彈片取出來以後，腦子裏空虛了，因此失去思考的能力。假如你們希望他恢復常態的話，那就要想法子去滋補他，充實他的腦子。

賈（刺激地，不快地站起來，順手把花兒放在小茶几上，疾步走向辦公室門。）……  
高去看思里嗎？（站起來，走向窗前。）

賈 嗯！（停步於門口。）

高 說我等會兒就去給他檢察體溫。

賈 嗯。(下。)

高 (深深陷入苦惱中，煩躁地踱着急步，最後，坐到右首沙發上，拿起小茶几上的那朵玫瑰花，嫉妬，殘酷地一瓣瓣撕下來，再扔到地上，嘴唇咬緊着，鬚尖在發抖。臉龐呈現了憎恨，兇惡的神色。良久，苦笑地向夏雨沙。) 你看我變成什麼樣子了？我，高維克，忽把一肚子的怨氣，發洩在這無辜的花兒身上！

夏 ……(不知道怎樣答復他才好，只有表示同情的緘默。)

高 (花兒摧殘完了，勝利地輕鬆地躺在沙發裏，握着鬚尖。) 你的工作怎樣了？我上次叫你把醫院裏的奇怪病情，編成報告，以備將來貢獻醫學界。作爲參考的材料。

夏 已經編好了五十多件。剩下還有三五件待整理。

高 那麼你能不能把這三五件，馬上給我整理起來？

夏 好的，我就去整理。(說罷就走向門外。)

高 慢着。雨沙，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。(站起來，從懷裏取出一張紙。) 關於這所醫院，我已經和一位律師談好了。我寫了一張字據，說明你今後在這裏的地位。現在交給你，請你好好地保存着。(把字據遞給他。) 希望你永遠地忠心爲社會服務，爲國家盡忠。

夏……（顫慄地接過字據。悲痛得說不出話來。）

高來！（說罷伸出手來與夏握手。）這就是我們簡單的交代儀式。

夏（弛緩地把手伸過去，緊握之餘，終於禁不住哭了。）老師！……

高（慈祥地。）不要哭，雨沙。你承繼我的事業，如同我還沒有死，沒有離開你一樣，

好好地幹下去。聽見了嗎？雨沙！

夏（仰起淚迹模糊的臉。悲切地。）我……我不知道對您說什麼好，我心裏難過！（說

罷，好像要逃避什麼似的，捧住頭跑出去了。）

高唉！（感嘆地吁了一口氣，向左辦公室下，取出一小藥瓶放入衣袋內，出來，坐右首

沙發上，下意識地又用腳狠狠地踏着那碎片的花瓣。）

（賈曼玲自辦公室門進來，高維克連忙停止了踏花瓣的動作。可是賈曼玲已經看見了，

無可奈何地搖搖頭，坐到左首沙發上。）

賈（微笑地。）哼！維克，又在那裏發邪脾氣，拿花兒洩憤。是不是？

高沒有，沒有。我是無意的。（搭訕走向賈曼玲，坐在她的沙發靠背上。）

賈（憂鬱地問。）醫院的事，已經和雨沙交代好了嗎？

高（欣然地。）交代好了。今天晚上我們就可以一同走進天堂去了！

賈（震驚，不禁畏懼地顫抖了——。）噢！

高（發覺賈曼玲的神情，暗暗冷笑一笑。）思里怎麼樣？

賈 他正在寫什麼東西，我去了，他就趕快停止啦。

高（遂借端發作了，氣憤地。）虧他還是受過紀律訓練的軍人。對於醫生的吩咐，竟敢置若罔聞，這不是有點兒存心跟我齟齬嗎？（說罷站起來焦灼地踱着。）

賈 不過，他說每天只寫幾個字。因為他的一位戰友，新近在前方陣亡，也許他要寫幾句話追悼他。

高 哼！追悼人家，也許人家要追悼他了！

賈（不悅地。）維克，請你不要講這種殘酷的話吧！病人聽見了，會多麼難過？

高 我也是希望他不死呀，要不然，我何必一定苦口婆心地勸他休息，勸他靜養呢？

賈 是的。我也這麼責備他來着。

高（嫉恨，不安，煩惱地踱了一回步，又坐到右首沙發上。）今天早晨給他打過嗎啡針沒有？

賈 沒有，他拒絕打。

高（又急了。）怎麼？拒絕打！（這時薛思里踉蹌上。）

薛 是的。我拒絕打！

賈（驚極地站起，忙扶薛思里坐在自己的沙發上。）噯呀，思里！你怎麼出來啦？

薛（喘了一會，氣餒地。）不錯，病痛是難熬的，但也並不是絕對不可以忍受。我身為軍人，我有勇氣忍，絕不願意接受嗎啡針的麻痺。維克，我總覺得，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不應該太怯懦！尤其是自己不能夠忍受病痛，還要叫別人陪他忍受，這實在是一件很羞恥的事。

高（血管暴漲，痙攣地，厲聲。）你這話是指的誰。說！

薛 不一定是指誰，我是說所有怯懦的男子，都該有這種警覺性！

高（怒不可遏地。）撒謊！我明白你指的就是我。快說是誰告訴你的！

（正在此時夏雨沙自辦公室上。）

夏 老師，報告整理好了。放在您的辦公桌上啦。

高（突然奔向夏雨沙責問。）是你嗎？是你告訴他的嗎？（忽而想起什麼，又轉向賈曼玲。）我知道了，是你！一定是你！（於是妬憤地揮着手說。）好，我們回去算帳，我不許你再在這兒逗留片刻，也不許你再到醫院裏來！聽見沒有？曼玲！

賈（臉色慘變，默默無聲地站起來，向出入門疾下。）……

薛（狂暴地叫着。）表姐！表姐！表姐！（掙扎着站起來，被夏雨沙扶住踉蹌向門外。仍高聲地叫着。）表姐！表姐！（沒有回應，頹喪地轉入室內，四肢抖顫着，坐到右首沙發上，喘得厲害，面部蒼白，不住揩着虛汗。）



夏（摸摸薛思里的額，很憂愁地。）薛先生，覺得怎麼樣了？

薛……（搖搖頭，表示不好受，表示在壓制痛苦。）

高（室內寂靜無聲，一種難堪的沈默，使人感到死的恐怖，死的苦悶。）

高（終於經過一番思考，平靜下來，慢慢走向薛思里，溫和地。）覺得不好過嗎？讓我摸摸你的脈。（說着，拉起他的手腕摸了一會，很欣慰地。）沒什麼，跳得很勻稱。兩沙！把他扶到牀上去，讓太陽晒一晒。（說罷把窗子打開。）

夏好的。（答應着，把薛思里扶到牀上。）

薛（簡直麻木地，一點自制力沒有了。但又像在吃力地和痛苦搏鬥。忍耐的情緒，溢於外表，一直咬着牙在呻吟。）啊？……

高噢，這樣很好。（說罷再看看薛思里，仍有點不放心地叨叨問着。）怎麼？躺在牀上還不舒服嗎？是不是頭暈？胸膈疼？要不，就是氣塞，感覺呼吸窒息？……我的話你都聽見沒有？思里！（一見對方仍然不睬，彷彿完全沒聽見，但又好像聽見了，因為憎恨的原故，不願答復。於是窘困了良久，只好轉過身，再躡着步，自語地。）噢！絨默確是很好的報復方法，我理解這種情緒。不過，（忽然疾步趨牀前，又用乞憐的口吻辯解着。）思里！你也得可憐可憐我！你知道我的病已經是無可救藥的了。我簡直失去克制的 ability 了……（變為悲切，滯慢地。）所以，我需要打嗎啡，我需要麻痺。

我不願忍受痛苦，也不堪再忍受痛苦！（更軟弱地。）當然，我不應該讓別人忍受痛苦，這是罪過！可是我要問你，究竟是誰告訴你的？是我的妻子嗎？說！思里！照實說，我可以原諒你。

薛（再也忍不住了，發怒地用力叫着。）不是！絕對不是表姐告訴我！我可以拿人格擔保。

高（仍舊很和平地。）按理，我應當信任她。我不該無端地辱罵她。可是，一個人的道德，修養，和身心的健康有着密切的關係。我的病使我如今變得暴躁。唉！曼玲確是很好的女孩子，若是你願意的話，我讓她來看護你。（說罷又徘徊了。）

薛（已平靜些了。聞言着急地。）維克，你能讓我開誠地告訴你嗎？

高當然。（止住脚步傾聽着。）

薛那麼，請你相信，我只能感謝你這番好意，但是我不能夠接受。因為我需要靜養，需要避免許多無謂的煩惱的擊襲！你是知道的，我只有這最後幾天的生命了，就像我知道你也只有幾天的生命了，是一樣……

高（不容薛思里講下去，忙否認。）不，不！我……

薛（也不待高維克說完，便搶着。）用不着否認，維克！你剛才不是自己還告訴我來着，你說你的病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了嗎？那麼，你幹嗎不也學學我，……好好利

用這僅有的一點寶貴光陰，平心靜氣地等待死，而還要去連累別人受苦呢？

高（焦急地揮着手。）不要胡說，思里！我……

薛 我沒有胡說，維克！我的話全是從肺腑裏發出來的。

高（窘極，於是又轉變為軟弱的聲音。）並不是我要連累她受苦，是我愛她，我不願離開她。

薛（憤憤地。）所以你逼她和你一道兒死！

高（又急了，用力在牀前躁着脚。）這……這，又是誰告訴你的？是她！一定是她！你們合夥兒欺騙我！欺騙我！

薛（仍很溫和地。）誰也沒告訴我。維克！這是我自己的猜想，也是你剛才的話裏，所暗示給我的。

高（想了想，急步地躡了一回。好像自悟地，又迷茫地，倉惶地怨着。）我，我簡直不明白！不明白！

薛 那麼，你現在應該明白了。這是一種很危險也很缺德的行爲！

高（忽然強硬地。）但是，你沒有資格過問這件事，也沒有權利制止這件事！

薛 不！維克，正因為我有資格！有權利，所以才來過問，並制止這件事。假如曼玲的母親我的姑母在這裏，那就另當別論。她既不在我就是她娘家的唯一代表人。現在請用

正直，坦白，光明，磊落的態度答覆我：關於那件事，我所猜想的那件可怕的事，說明白些，就是你們那雙雙自殺的計劃，你能不能爲了人道主義而放棄？至少，改變一個方式……

高（不待薛思里說完。）就是說：要自殺，我自己去自殺？

薛是的。假如你斷定你的病是不能夠痊癒的了，同時，你也決心不願意再忍受下去了。（咬牙切齒，陰鬱地逼人地撲過去。）好！你要求我用正直，坦白，光明，磊落的態度答覆你！那麼，我也要求你用正直，坦白，光明，磊落的態度答覆我，……（沒講完便被對方打斷。）

薛等你答覆了我的問題以後，我才能答覆你。

高（堅決地。）不。我一定要你先答覆我，要不然，你就是膽怯！

薛（無可奈何地。）好吧！

高我問你：是不是你愛上了我的妻子？

薛（猝然坐起來，既驚且怒地。）維克！

高哈……（瘋狂地冷笑着。）你不能答覆我。你沒有臉面答覆我。哼！你還說你是以賈曼玲娘家代表人的資格來干涉我們自殺的事，其實，（厲聲。）你是以曼玲的情人的關係來破壞我們夫婦的感情！

薛 維克！（吼叫着，制止地。）

高 （不容否認，嫉恨地。）你愛她！你還想賴嗎？

薛 （第三次拚命地厲聲叫着。）維克！維克！

高 （恍若沒有聽見，繼續說着。）你愛她！你以為我不知道嗎？嘻嘻！我早就知道了，而且知道你愛她，並不是從今天起，已經是很久的事了。不過以前你愛她，你還不敢希望什麼，因為你覺得有我在她的身邊。你只是想她一旦有了自由，你再佔有她。後來，你受了傷，借故住到我的醫院裏，我使你轉危為安，能夠活下去了。同時你看準了我的病逐漸沈重，於是你便起了無恥的邪念。你打算等我死後，你好承繼我的地位。

薛 天哪！（忿怒至極，悲憤地捧住了頭。）

高 其實，事實沒有想像的那麼容易，思里！你別發癡！你絕對得不到她！我的妻子並不愛你。她愛的是我！她決定了和我同歸於盡，永遠不離開我！讓我打開窗子說亮話吧，就在今天的晚上，我們將要雙雙去到那另一個美麗的，神聖的世界！我們不再忍受任何痛苦！（驕傲。）

薛 噢！（緊張過甚，刺激太大，遂昏厥倒下。）

夏 （一直都在手足無措中，這時驚惶地叫着。）薛先生！（又向高維克乞求地。）老師，

請您不要再講下去了，您也應當休息休息啦！（說着，一面去救治薛思里。）

高（不理他，勝利地無動於中，繼續說着。好像壓根兒沒看見薛思里的昏厥。）你不相信嗎？哼！我可以叫她自己來告訴你。（說着就向室內尋視，把剛才趕走賈曼玲的事，完全忘了，迷茫地瘋狂地叫了一陣。）曼玲！曼玲！（又停止呼喊了。）噢，她不在這兒，也許她是去料理後事了。像我上午一樣，把未完的工作交代一下，彷彿要長途旅行一次似的。所不同的，就是這種旅行一去就不會回來了！好在我們都沒有什麼留戀的。只可惜你把我們的平靜安恬的情緒破壞了！（憤憤地。）不是嗎？假如你不來，我們今天就不會發生這一場風波。我們必定是很愉快地，毫無遺憾地，離開了人間！

薛（已經甦醒，無力地抽噎着。）不要埋怨我，維克！我自己並不願意來的，可是別人沒有徵求我的同意就把我送來了。從到這裏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後悔！至今我也還在後悔着！我常常想：假如我不來，也許我還能夠活下去。因為我可以避免許多無謂的煩惱騷擾我，襲擊我！而現在，現在我要死在你的手裏了。所以我也恨你，恨你！

高（氣了。）這麼說，我高維克，一個醫生，如今倒變成一個殺害你的劊子手了嗎？不是那意思。我是說：你們破壞了我的寧靜，就像你剛才所講的，我破壞了你們的寧靜一樣。不過，我既然來了，既然遭遇到這些不幸的事情，那麼我也只有忍受着自己

的痛苦，去盡力爲你們排解！現在我可以用正直，坦白，光明，磊落的態度答覆你：（和平而柔弱地。）我確曾愛過曼玲，極熱烈地愛過她！就在一個半月以前，我還向她明白地表示了我對於她的崇拜，我要求她勇敢地離開你嫁給我！因爲我願意犧牲一切使她的身心快樂，健康，使她的生命綿長，有生趣！（最後有些興奮了。）

高（不能忍地撲上去叫着。）豈有此理！快說，她答應了你嗎？她答應了你這荒誕請求嗎？

薛（氣餒地。）沒有。

高（臉上立時呈現喜色。）沒有？

薛是的。沒有！

高哈哈哈哈哈……

薛（討厭地制止。）不要笑！維克！聽我講下去。（笑聲於是停止了。）夏大夫，請您扶我坐起來。（坐起繼續着說。）聽明白，維克！正因爲她沒有接受我的愛，沒有答應我的請求，我才越發地尊敬她，崇拜她！也可以說是越發地愛她！因此，一方面，我毫不留情地驅逐自己那不道德的思想，一方面，我又毫不猶豫地負起自己對於她的維護的責任。我發過誓，無論如何，我決心不顧一切……即如你現在殺死我，我也要盡力保障她的安全！（喘息了一會兒。）聽明白了嗎？維克！這就是我以往和現在

愛她的態度。可是你，看一看你是怎樣地愛她吧！（轉爲興奮。）你叫她去幹犯罪的行爲，你叫她去滿足你那自私的慾望而犧牲！你嫉妬她的青春，你想摧毀她！你是只剩下千分之一，不，萬分之一的生命的人了；你不願忍受病痛，打算用自殺解脫病痛；那麼你儘管一個人去自殺好了！你不該誘惑她一道兒死！如果，真是她自動地要和你同歸於盡，你也不能夠接受她這種失去理性的同情！噢，不！簡直是一種憐憫！（說着用力搥打牀沿。）

夏 薛先生，請您鎮靜點！（說罷按住薛思里躺下。）

薛 （拒絕地揮着手，迷茫激動地。）不！夏大夫，快扶我回到病房去！噢，一切都在旋轉了……一切都在旋轉了……我的頭要崩！要崩！噢……天哪！

高 （被剛才薛思里的一番話刺激得慚愧了，捧着頭坐在右首沙發上，半晌無話。這時見他的病重了，抬起頭頰然而憂鬱地。）雨沙！快扶他進去躺下來。他的頭部受了重傷，不能夠再發怒。這樣激動，病毒會蔓延到他的腦髓，生命就危險了。

夏 是的，老師！（說着扶薛思里向辦公室下。）

高 （精疲力盡地躺着，沈思着。良久，疑問地喃喃自語。）失去理性的同情！噢，不，簡直是一種憐憫！（重複着薛思里剛才的話，最後，臉上顯示着懊悔的神色。）  
（夏雨沙緩步上。）



夏（瞥見高維克那可憐的形態，很難過地叫了一聲。）老師！

高 唔！（彷彿夢囈中被人喚醒似的，睜開了眼。）怎麼樣啦？

夏 情形很不好！

高（又陷入沈思中。）唔……（忽然突破靜默，堅決地坐了起來。）雨沙，快去叫曼玲來！

夏 這半天沒有看見她了。讓我到外面去找她。（向出入門外下。）

高（這時彷彿完全覺悟了，明白了，苦笑地自語着。）是的，就這麼辦吧！這樣一來也許可以挽回兩個人的生命！（稍頓。）不過，我還得再和她談談。（愉快地站起來，好像解決了一件問題，很輕鬆地躡着步。）

（夏雨沙上。）

夏 師母不在醫院裏，老師！

高 啊！（不禁驚慌起來，疑懼地忘了疲倦地走進辦公室去，又很快地退出來，向窗外，向門外，用力地喊着。）曼玲！曼玲！（沒有回應，像暴風雨快要降臨，焦灼地大踏步躡着。搔首抓耳，不知所措。忽然想起什麼，轉身向夏雨沙。）噢，雨沙，打電話到家裏問問！

夏 好的。（說罷向辦公室走去。）

（高維克期待地徘徊着，又憂慮地向辦公室門前傾聽着。這時夏雨沙上。）

高（急問。）在家嗎？

夏 在家。老師！

高（欣喜欲狂地緊接着問。）是她自己接的電話嗎？

夏 起初是張媽，後來師母自己和我講話。她好像很驚異的樣子，問您現在怎麼樣了？還生氣沒有？她說：她給您寫了一封信，馬上就派人送來。

高 信？噢！信！（坐到左首沙發上，發怔地思索着，惶恐地疑慮着。）雨沙，你想她會不會發生了什麼事情？

夏（安慰地。）我想不會的。老師！

高 可是，爲什麼她突然給我寫起信來呢？

夏 也許因爲她想到您一定要找她，所以先寫封信來安慰安慰您，然後她自己再來看您。高（半信半疑地。）不！你解釋的不對。她可以在電話裏告訴我一切。她從來沒有過這種行爲。（忽然想起什麼。）噢，雨沙，我明白了！準是因爲我辱罵了她，她惱我！但又不好意思當面跟我吵鬧，所以就寫信來責備我。你說對不對？雨沙！

夏 我以爲您猜的不完全對。老師！您知道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只有她是最體恤您的人了。所以，她一定會原諒您偶然的失禮。

高 唔……（迷茫地縲着眉，仍舊憂鬱地思索着。）

（阿四拿一封信上。）

阿 （將信遞給高維克。）信，院長！（然後下。）

高 （顫慄地接過信，並不拆開，只抖搜着反復注視信套，好像恐懼着一種不幸的來臨。良久，顫聲向夏雨沙。）拿……拿去！雨沙，請你念給我聽吧，我的眼看不清。（把信交與他。）

夏 好的。（接過信，站在他的身旁，展開信箋。）現在我就開始念了。

高 念得高……高聲點兒。雨沙！（說罷聚精會神地向前伸腰傾聽着。）

夏 （念信。）「親愛的維克：我本想同你當面談談，因為這也許是最後的一次了，但是我不敢，我怕又觸犯了了你，又激起了你的忿怒！」

高 （感動地懺悔地。）噯，我可憐的孩子！

夏 （繼續念下去。）「先前，我相信我愛你就是我整個的幸福；假如你死，我也會同你一道兒死；因為，你要是離開我，我底靈魂就像離開了軀殼。（轉滯慢。）因為，這七年以來，你是怎樣地浸透了我！你的學問，你的道德，都深深地影響了我，薰陶了我，我沒有你，一切將變成空虛；一切將趨於幻滅！可是，現在我發現那只是一種憐憫心的衝動。我的理智起了本能的變化，我的理智征服了我的感情！（這時高維克的

臉色一陣慘變。)我後悔先頭盲目地贊同你那雙雙自殺的計劃！我覺得，你是早就在漸漸地衰老了，而我卻還是青春！因此，我需要你以外的東西，需要光明；需要熱情；需要廣大人類的愛；需要愛廣大的人類；總之，我需要生命！需要活！（稍頓。）噢，維克！爲了這些，請原諒我不能夠遵守前約了。尤其是在這個神聖抗戰的時代。儘管你恨我！鄙視我！咀咒我！」（念至此，發現高維克頹然躺下了。於是驚恐地叫着。）老師！老師！

高（閉着眼睛，低弱地。）你……你念下去吧。

夏（放心地，接着又念。）「維克，只要你能稍稍地用冷靜的頭腦想一想，你就不會罪我。假如，你一定要我履行那諾言，結果，我們的軀殼雖然是同穴相依了，但我們的靈魂卻是背道而馳的！所以，寬宏明達的維克！請求你允許我活下去，那怕是支離破碎；四分五裂；創痕滿目；荆棘叢生地活下去；我也情願。因爲我怕走進那陰森，黑暗，冷酷，恐怖的墳墓；我怕看見那猙獰，兇惡的魔鬼和僵屍！噢，維克，慈祥的維克！饒了我，饒了你心愛的孩子，饒了你可憐的妻子！」（念罷摺起信紙。）

高（微睜雙目，啞聲地。）完了嗎？

夏完了。老師！（思索了會兒，把信收進衣袋裏。）

高完了！（茫然地伸手索信。）給我，雨沙！讓我看看她的筆迹。（說罷坐了起來。）

夏 恩！（憂懼地把信給高維克。）

高 （接過來撫弄了一會，悽慘地展開注視着。）不錯，一點兒也不錯，是她的筆迹！是她的  
的心音！雨沙，你最知道我的。現在我告訴你：本來，我對於她的愛情早就懷疑。這  
話，好像我也曾經跟她說過，可是她堅持不承認，並且，還要給我一個證明……就是  
她願意和我一道兒自殺！（低聲慢氣地敘述着，好像在講一個別人的故事。）我爲了想  
看看事實的究竟；爲了想試驗她；因此和她立下了海誓山盟。按理，如果她是真的愛  
我，需要我……也像我愛她，需要她一樣；那我們這種很自然的出於至誠的同生死的  
行動，也並不算太違反人性！誰知她不是真的愛我，需要我；而只是一種憐憫！她愛  
她的青春，她需要活！（出神的。）噢，雨沙！一個生命枯萎的人，只有愛情可以煥  
發他，可以增強他的活力！因爲愛情的本身就是幸福，在那幸福裏，他能夠超越自己  
生命的範疇，和另一個生命締結！這樣他能忘了死的痛苦，死的恐怖！雨沙，你理解  
嗎？愛情這東西，有的是在悠長的歲月裏培養起來的；也有的是剎那間產生，就成  
熟了的；愛情是我們眼睛裏的眼珠；骨頭裏的骨髓！愛情是萬能的，是神聖的！雨  
沙，正爲了這原因，我所以才有那麼一個荒誕的夢想！（因爲太興奮了，有些兒哮喘  
嗆咳。）

夏 鎮靜點，老師！（連忙與他搥着背。）師母這封信中所言也是很合人情的。一個年輕

的女人，自然會留戀她的青春。

高（喘定了，又繼續說。）現在，事實證明了，證明了她當時的諾言，純粹是出自憐憫心，並非爲了愛我！因此我現在絕望了！我彷彿從懸崖上跌下來！（說罷，咬着唇感傷地揩揩淚。）

夏（又難過，又欣慰地。）老師！您不是決定不再履行那可怖的計劃了嗎？

高（仰面，煩惱地。）怎麼，你還不明白嗎？雨沙！現在我要先讓她安心，讓她不再憂慮。噢，雨沙，你能去看看她嗎？告訴她：我更愛她了，因爲她究竟是誠實的！她沒有欺騙我，而虛僞地盲目地服從我。

夏您和我一道去看看她好嗎？

高不，我要在這裏休息休息。

夏那麼，我就請師母到這裏來。

高唔，別急！讓我想想。（思索地。）噢，不！我此刻太興奮了，我怕看見她會又搖撼了我的決心；又煽動了我的感情；我更怕見了她，我會羞愧無地自容；因而變成了惱怒！因此，雨沙！還是不要讓她來的好。你代表我去安慰安慰她是一樣。

夏那麼，我就去啦。（欲下。）

高（忽然想到什麼，又制止他。）等一等，雨沙！等一等！

夏（詫異地止步退回來。）怎麼？您願意她來，還是願意自己去一趟呢？

高都不是，雨沙。我現在想親自給她打個電話，問一問她是否還在家裏。就請你把電話機拿過來吧，因為我懶得動！

夏好的。（說罷向辦公室去。）

（高維克再將信拿了出來，看了又看，吻了又吻。這時夏雨沙取來了電話機，把線按好。）

高（想了想。）噢，還是請你替我打吧，雨沙！我告訴你講些什麼話。（向前坐些，注意地聽着。）

夏也好。（撥號碼，鈴響。）「喂，您是那一位？師母嗎？噢，我是雨沙。」（坐在沙發靠背上。）

高告訴她：我叫她鎮靜，安心！

夏「……老師看了您的信……他因為疲倦得很，叫我代他跟您講幾句話。……是的。他說，請您鎮靜，安心。……他嗎？」

高她問我，是不是？

夏（按住耳機一端低聲地。）是的。

高那麼你就隨便安慰她幾句得啦！

夏（又向耳機。）「他現在很好，彷彿精神得到了解放，輕鬆了許多！」

高（頻頻點頭，感嘆地。）好罷，你再叫她告訴你，關於她這時候的心情。

夏「您能告訴我一點，您這時候的心情嗎？」

高現在該輪到她講話了。雨沙，快把耳機給我，我要再聽聽她的聲音！（拿過耳機，凝

神地聽着，漸漸由感傷變得悲痛，最後老淚滂沱地又把耳機還給夏雨沙。）噢，她：：她要來了！她好像很惶恐。就讓她來罷！雨沙，你去接她！

夏「老師叫我去接您，師母！請您等等，我馬上就來。」（掛上耳機。）還有別的事嗎？老師！

高沒有了。雨沙！你快去接她罷！

（夏雨沙匆匆下。高維克這時悽楚地由衣袋中取出「痒化鈣」藥瓶，躊躇了一會兒，又放進去。然後走向藥櫃，取了一大隻嗎啡管，又用藥針筒吸了注射入臂腕。隨手把嗎啡管扔在地上，關好櫃門。走回窗前看看錶，喃喃自語地像低怨，像泣訴。精神恍惚地來回踱了幾步。接着腹部便疼痛起來，先用手按摩着，繼而忍耐不住，倚着出入門，一面呻吟，一面引頸盼望着賈曼玲的到來。最後，支持着撲到診驗牀上躺下了，由呻吟變為哀叫。）

高（悲聲地喊着。）噢，親愛的曼！怎麼還不來呀！我等得心慌呀！（顯然是嗎啡毒發



作了，痛苦地疾轉着身。）

（這時阿四上。）

阿（驚慌地奔上去問着。）怎麼啦？院長！院長！

高夫……夫人……來了沒有？

阿沒有，院長！我去請她好嗎？

高（絕望地哀叫。）來不及了！（說罷逐漸不能動。）

阿（睹狀嚇得目瞪口呆，怔了一會兒，急向辦公室喊着。）甘大夫！甘大夫！

（甘醫生匆匆上。）

甘什麼事？（一眼看見高維克，忙去診視脈搏。）噯呀！院長！

高噢……（一陣劇痛，終於氣絕。）

甘院長！院長！（哀痛地垂下頭。）

（室內呈現悽慘的氣氛。這時，賈曼玲，夏雨沙同上，及至走進一看，也被這種情形怔住了。）

賈（忽然猛省地慘叫。）啊，他死啦？（於是瘋狂地撲上去，撫屍大哭。）噢，維克！

（一陣搖撼，密吻。）

夏（哀痛地向甘醫生問着。）你什麼時候發現的？

甘 剛才。本來我同馬小姐正看護薛先生，他已經很危險了。忽然阿四喊我……

阿 (緊接着報告。) 我從診察室的門口走過，聽見院長長啞啞的聲音，連忙跑進來，這時候，院長正躺在牀上翻動。我問他是怎麼啦，他也不講什麼，只說：「夫人還沒有來嗎？」我告訴他：「我去接她好不好？」他搖搖頭：「來不及了！」我看見情形不對，才請了甘大夫來的。

甘 (繼續地。) 我來了，他已經奄奄一息，不到五分鐘，就……就完了！

夏 那麼，你還是去看護薛先生吧，我在這裏照扶她。

甘 好的。(甘下。)

(阿四也揩淚走出去。)

賈 (悲痛嚎啕地。) 他一定是自殺的，病不會死得這樣快。噯，都怪我的貪生害了他！不。師母！他如果是自殺，必定有遺言留給您，現在什麼都沒有，證明還是病要了他的命！(說着把屍體從賈曼玲懷裏放下，拉起她扶向左首沙發上坐下。)

賈 (無力地軟癱地嗚咽着。) 爲什麼他要留遺言給我呢？他還有什麼話再同我講呢？他已經夠傷心的了！

夏 可是他親口對我說：他要看看您。假如他存心自殺，那他何必不等看見了你以後再自殺呢？

買 他經不起再看見我了！天哪！我爲什麼要給他那封信呢？（說罷，忽然想起什麼，奔向屍前，向屍身的衣袋裏摸索，終於搜出那瓶「痒化鉀」來，仔細地看看。）「痒化鉀」沒有動，他並沒有用這個我們準備共同自殺的工具！那麼他是怎樣死的呢？

夏 （在賈曼玲不注意之際，發現地上一個嗎啡管，急忙拾起來看了看，明白地點點頭收入衣袋內。）「痒化鉀」沒有動，現在你該相信他不是自殺的了？

買 不，也許他是用了別的毒藥自殺的。因爲他想瞞着我，怕我難過！（說罷撫弄着小藥瓶頰然又坐到右首沙發上。）

夏 您的揣測不對，師母！事實上，老師已經病入膏肓，早就有死的可能了。現在，請求您把「痒化鉀」給我！

買 不……不……我還需要它！

夏 師母！您一定得給我。要知道您的丈夫在兩點鐘以前還告訴我：希望您活！希望您承繼他的事業！爲了安慰死者的靈魂，您應該遵守死者的遺囑。（說罷欲搶奪小藥瓶。）

買 （急急閃開，邁斯特里地。）不能！我不能給你，我要追隨維克去！

（這時，甘醫生，馬小姐挾扶着臉色慘白的薛思里上。）

薛 （先走向屍前默悼了一會兒，然後坐到左首沙發上。）曼玲！

買 （愕然。繼而退避地走到藥櫃旁。）我不要見你！我不要見你！（說着奔向屍身伏下

去哭了！)

甘 (走向她低聲地。) 夫人，薛先生的傷很嚴重的。無論如何，請您不要再給他刺激。剛才，因為他聽說院長逝世了，所以特地來看看您。

賈 (這才慢慢抬起頭來，發呆地注視薛思里。) ……

薛 (伸開兩手悲痛地。) 曼！

賈 (又被另一種感情吸住了，奔向薛思里的懷裏哭了。) 噯，思里……

薛 (替賈曼玲拭拭眼淚。) 可憐的曼！理智些！他已經完了，不要再難過了！要堅強，要忍耐！爲了你的丈夫，爲了我！同時爲了你自己！給我一個誠實的諾言，說你絕不自殺！你要好好地活下去。(說到這裏搖撼着賈曼玲。) 答應我呀！曼！答應我！(最後一句吃力地喊出。)

賈 (仰起頭，沈痛地。) 好，我答應你，思里！我不死，我要繼承維克未完的工作，我要再勇敢的活下去。(說罷伏下去又哭了。)

薛 謝謝你，好曼！現在，請你把「瘁化鉀」給我。

賈 (順從地將小藥瓶給薛思里。)

薛 (轉交給夏雨沙。) 夏大夫，請你收起來。我希望你以後和我的表姐繼續維克的遺志經營這所醫院，爲人類爲社會多多服務！如果我的傷能夠醫好，我還要再上前線去殺

敵，盡我做軍人的責任！希望我們大家都能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責任！

夏 好的，薛先生！（把小藥瓶收起。）醫院的事老師已有遺囑，叫我幫助師母好好地支持下去。至於您的傷，老師說過，已經沒有生命的危險了。您只須安靜地養些時就會健康的。

薛 唉，是維克救了我，但是我覺得我很對不住他！

夏 不要這樣想，薛先生；老師的病本來是沒有希望的了！沒有你的勸告只怕師母也是無謂犧牲了。所以你不應該覺得有甚麼難受的，只怪醫學還不夠進步，對於癌症，竟沒有一種特效藥來救活老師！

薛 曼！你恨我嗎？以為是我殺了維克嗎？（說着輕輕將賈曼玲一拉，曼低着頭挨近去立在他的身旁。）

——幕 落——

（完）